



故明王司馬奏疏序



余備員纂修。諸學士以崇禎



時列傳屬校次。嘗推論明末

喪亂之故。以爲其時羣盜逢

起。皆駘藉河南。而後入楚入

秦入蜀。以大勢言之。豫固天下之樞轄。而豫撫實一時安危所繫也。始盧象昇總五省。豫撫猶陳必謙任之。迨崇禎九年。以長垣司馬王公諱家

楨兼督撫。已命熊文燦總九省。尚以豫撫專任公。而公何以累疏求去。如是之亟也。比從其季子元烜。得公前後疏。稟讀之。喟然曰。我今而知公

誠始終以完節者乎。當象升
合勦時。兵食稍稍給。迨撤營
入援。停罷新餉。軍無見糧。師
旅卑弱。以防禦且不足。而欲
以辦勦賊之事。必不能。公之

言曰。力勦而後撫可成。勦不
力。則以撫悞。而必不可撫。是
勦不能。而公之無意於撫賊
者。此時也。若楊公嗣昌。非以
用撫爲長策者乎。先以文燦

招黔寇。亟舉而用之。時以款
言刊布。渠魁獻忠。汝才狡計。
僞降。熊遂自夸。詡以爲十三
家之賊。率已平定。豈知其解
衣包火。尋至燎原。不可撲滅。

乎。當叛形已見。楚撫余應桂
力言之。顛以撓撫局。卸罪於
楚撫。使公先者。卻總理而猶
姑戀於豫撫。則必爲楚撫之
續。而公豈出於此。此公之去。

所以爲敏而決也。顧公豈灑
然一去。自以爲得計者耶。迨
十七年遇國變。毅然以身殉。
而後知公非澳恣以圖安者
也。其誠忠於所事。不得已而

去。非全軀保妻子而不顧君
父之急者也。公之蹕蹕然履
仁蹈義。至於身死而論定。以
此夫民饑而不救。是驅之賊。
也不救民。其何以討賊。公任

事甫三月。以南陽災荒痛哭
入告。時已極阡危。而尚不一
省。公始決於去。蓋以時誠不
可爲。不之爲。若徒舉一去就
之末。拘跼以論公。以爲公特

擇便而求去。豈知公者歟。且
公於崇禎初年。召對平臺。卽
以延綏缺餉三十月爲對。假
令懷宗以四年吳姓所齎十
萬金發之。此時以濟饑荒。軍

民○少○甦○息○亦○可○以○無○盜○賊○患○
老○成○謀○國○長○慮○却○顧○往○往○其○
言○不○蚤○用○俟○後○驗○而○知○之○而○
事○機○一○失○至○於○其○後○勢○窮○力○
極○雖○欲○挽○救○而○不○能○亦○徒○太○

息○而○已○矣○公○大○節○已○灼○著○於○
天○下○而○尚○恐○後○之○人○於○公○去○
就○間○有○未○深○悉○者○爲○序○其○疏○
豪○而○并○以○本○末○追○論○之○如○此○

皇太子講官右春坊右贊善兼

翰林院檢討纂修

大清一統志纂修明史太倉黃

與堅拜謨



序言



有明至懷宗之末。羣盜交
訐。中原魚爛。當宁籌兵。籌
餉。日不暇給。而中外諸臣。
率縛手無策。逡巡觀望。以

至敗。止。識者歎息痛悼。每
致恨於有君無臣。嗚呼。豈
盡無臣耶。有其臣而不用。
用矣。而非其時。當其時而
竭勞。盡瘁。又苦於臣力之

不。繼。此。忠。臣。義。士。所。為。感。
憤。抑。鬱。於。時。事。之。終。不。可
為。也。長。垣

王少司馬以崇禎九年代
盧公象昇為總理。兼撫豫

省。觀其調兵辦賊諸疏。入
告井。隆古名將。無以過
也。受事未數月。熊文燦忽
以平濶功代為總理。而公
又以豫撫病劇去。是時左

良玉陳永福皆敢勇善戰。
公以全力任之。故卒有鄖
西之捷。而文燦主撫失策。
常道立主徒。又首鼠無才
畧。終致債事。藉使文燦不

來。公不去。豫。賊豈遂得披
猖。至此哉。大廈將傾。非一
木所能支。國家將亡。非一
人所能挽。昔賊勢遽起。天
下有土崩瓦解之勢。武侯

北伐。文山起兵。成敗利鈍。
固未敢決。然使公久於其
官。得從容籌度。以收其成
效。賊詎必不可殲。中原詎
必不可守。嗚呼。豈非天哉。

余向以檢討備員吏局。頻
悉公事。會自
使浙報命。過里門。晤
邑侯王君似軒。知為公哲
嗣。王君清明廉介。克世其

家。下車以來。接循吾邑。百
廢具舉。籍、墮聲。行將光
大先烈。暇日因出司馬公
奏牘三卷。屬余為之序。以
公之生平大節。則從七殉

死。至今生年凍。當載在
史冊。急候贖言也。

康熙三十年歲次辛未端
陽前一日司經局洗馬掌
局事兼翰林院脩撰明史

纂修官年家晚生周清原
頓首拜撰并書



序

嗚呼此有明殉崇禎帝之
難長垣大司馬王公奏疏
也。公諱家楨。字正之。號軒
籙。萬曆丁未進士。授刑部

主事。歷山西冀北道。是時
雲鎮表貢不進者五年。公
親歷其部詰責之。貢事遂
定。協院楊公漣以忤璫被
逮。公聞。輟食太息。遺書楊

公獄中。謂生死自定。不足
問。所痛者國是。激昂抗厲。
數百十言。士林多之。尋擢
都察院僉都御史。巡撫甘
肅。黃台吉諸部數入犯。公

簡諸將。授方略。銀及銀定
等。三戰三捷之。魏忠賢璫
焰愈熾。中外望風建祠。士
民以請。公叱不許。陞戶部
侍郎。旋轉兵部左侍郎。命

督直隸湖廣四川山西陝
西等處軍務。勦寇理餉。巡
撫河南。公拜命行。而時事
已萬難措手。夙夜不遑寧
處。檄諸路總兵。合圍分戰。

一時法紀嚴明。軍聲大振。無何以焦勞成病。疏五上。准回籍調理。嗟乎。此豈公之志哉。當斯時也。寇盜充斥。蹂躪土地。徵兵則兵無

所援。籌餉則餉無所出。而欲以孑然一身。左支右吾。以冀士馬飽騰。每戰必克也。得乎。故公疏云。以兵言之。前理臣盧象升督理全

數。每見寡不敵衆。今撤回
如許。不更寡乎。卽云募練。
恐費時日。以餉言之。盧象
升在事。歲留新餉若干。未
聞寬裕。今所辦之賊如故。

所需兵馬如故。一旦頓去
前餉。焉能免庚癸之呼。由
此而觀。以無兵無餉之總
理。坐以待斃。卽竭力戰守。
以死報國。於國事何補。況

乎武陵驟相。意多齟齬。內
無同心之臣。外有掣肘之
患。卽兵強餉足。尚不足以
圖濟。矧兵與餉又交匱如
是哉。且觀其南陽請蠲一

疏。嫋嫋千百言。痛心疾首。
不啻秦庭之哭。如云水溢
旱乾蝗蝻三災并滋。混十
萬老弱。等經年盤踞。人
民乏食。掘草根。剝樹皮。嬰

兒棄道旁。甫聽呱呱。旋爲
人割食。民非逃亾。卽化爲
盜賊。褫臣一官。戮臣一身。
不足謝鄧裕南唐等十三
州縣之民。而朝廷之大事

去矣。故必九年十年。盡蠲
租稅。以聽民之生聚。云云。
而部議則云。邊情孔急。餉
匱難支。未便遽議蠲免。閣
臣稟擬。又云。該撫按確查

兵荒最甚州縣。分別輕重
酌議。嗟乎。此何時乎。部臣
漫不經心。閣臣遲疑瞻徇。
不驅民盡爲賊不止。此非
中外齟齬之最著者乎。以

齟齬之故。卒得聽公以歸。
而朝廷之大事果去。豈非
不幸而公之言驗哉。當公
之歸也。畿南之賊蠡起。攻
城掠地。長垣亦幾不免。公

捐金錢。倡守禦。得以無恙。
未幾神京失守。賊來攻者。
愈衆。不可爬梳。烈皇聞已。
殉國。公北面慟哭。絕粒者。
數日。投繯以死。吁。公之死。

於總理。與死於國變。一死
也。然與其無兵無餉。死盜
賊之手。貽笑後人。孰若國
亾與亾。猶得以毅魄忠魂。
周旋君父之側。昔文信國

非不能早死。而欲留其身。以有爲。待事勢。卒不可爲。終歸一死。公之志將母同。吾觀與公同仕於朝者。際逆闖之變。類多蠅營狗苟。

反面以事讐。卽或狂奔鼠竄。得以苟全性命於牖下。而非老卽病。艾炙瓜噴。不瘥。奄奄卧兒女子手中。受其憐惜。此亦如沙蟲糞土。

耳。求其一死重於丘山。所
云男兒不尸贅以虛存者。
非公誰與歸。公令子元烜。
孫維坤。皆以孝廉進士膺
民社之責。維坤宰梓潼。政

成而歸。元烜方來宰予邑。
以先祖中丞公與司馬公
有同年之好。而維坤與玉
璣又同舉京兆試。爰合請
一辭。序公之疏藁。以付劄

勵。玉璫雖愧文筆蕪弱。竊
得掛名末簡爲幸。至公與
楊忠烈往還手書。名雙忠
遺翰。語錄名退居瑣言。予
皆別有紀述。詩曰。高山仰

止。景行行止。其玉璫與公
之謂與時。

康熙三十年歲次辛未上
巳後一日毘陵後學陳
玉璫椒峯氏謹撰

序
王公起家明萬曆丁未進
士。崇禎初。歷官甘肅巡撫。
入爲戶部右侍郎攝尙書
事。最後以兵部左侍郎總

陳多
正環

葉
辛

理直隸五省督勦。有奏疏
如干篇。定其可存者。釐爲
三卷。明自懷宗御極。十七
年間。水旱盜賊。交訐中外。
諸臣搯擊蒿目。而萬難措

手者。曰兵。曰餉。籌餉則苦。
兵冗而糜。餉籌兵則苦。餉
匱而兵饑。馴至中外交困。
而誤遂貽於國事。公三任
皆當兵餉責。而尤難者在

總理之役。先是上憂賊貽
籍楚豫。特設五省總理。命
盧公象昇爲之。豫撫則陳
公必謙。二公戮力討賊。數
有功。未幾。盧公入援。陳公

以人言去。上難其代者。乃
命公以兵部左侍郎出總
理直省。兼攝豫撫。蓋崇禎
九年十月也。蘅讀公陳流
寇情形。及催援兵定營制

諸疏大要老成持重不肯
徼待不可必之功以誤疆
事有曰臣區區一念朴誠
從實地做起庶幾有効不
則可以欺人不可自欺更

不敢欺皇上嗟乎三代以
下安得此純臣之言趙充
國云兵者國之大事當爲
後法老臣不惜爲主上別
白言之公意類是與跡公

當日。任事僅九閱月。兵無專兵。餉無專餉。故左楮右拄。亦不能大有所創。而混十萬蛤蜊圓瓦背紅旗諸賊。竄伏嵩澗宛葉間者。竟

公任亦不得逞。不可謂非公功也。繼公而總理者。爲熊尙書某。熊故喜功。好大言。賊旣以撫給熊。熊亦以撫自給。善乎公之言曰。力

勦而後撫可成。勦不力。則以撫悞。而必不可撫。嗚呼。公固見之蚤矣。不幸公言而中。至於穀房之變。張獻忠、羅汝材兩渠相率颺去。

如猛虎之跳踉。火之燎原。江河之潰決。奔軼四出。而不可復制。而熊亦自悔其失策。雖身伏歐刀。而賊禍愈烈矣。嗚呼悲夫。又讀公

備陳南陽災荒。疏竊歎明
祚之亾。已決於此。當是時。
豫楚洊離兵旱。地赭數千
里。人相食。而南陽尤甚。公
抗疏請蠲。語至慘痛。不

可讀。卽朝上而夕報可。猶
懼亾及。而部臣泄泄。循習
故常。第曰南陽十三州縣。
災有輕重。槩請蠲免。恐餉
匱難支。嗚呼。兵以缺餉而

折而入於賊。民以饑饉。賦歛驅而爲賊。兵與民日少。賊日多。而卒莫之悟。以迄於亾。雖曰氣數。豈非謀國者之不臧。有以致是哉。或

疑公五疏乞歸。以賊遺君父憂。此非知公者。蘅常反覆公疏。以原公之心。公始拜命。慨然以殲賊自矢。迨以無兵無餉之總理。提空

名於諸將之上。稍稍形見
勢。而會武陵驟枋用。意
有所主。遂聽公歸。而公亦
不得。不去。藉令不去。必有
掣之肘者。嗚呼。甲申之變。

公七十老臣。跼伏田野久
矣。顧不難慷慨以身殉。况
親荷烈皇帝倚任之隆。詎
不知主憂臣辱。而肯便文
自營。以弛擔爲全軀計哉。

竊又以悲公志之不遂爲可惜也。公名家楨。號軒籙。大名之長垣人。康熙庚午。公季子元烜。以名孝廉宰吾邑。因出公疏藁。命蘅校讐。且屬以序。故不辭而具論之如此。公生平大節。及它行事。宜詳史傳者。皆未之及也。

毘陵後學邵長蘅謹序



司馬奏疏目錄

卷一

請給兵餉關防疏

入境報代疏

敬陳流寇情形并分布方畧疏

恭報革降唐藩并繳紅本疏

請催援兵并陳合營規則疏

議設監軍監紀疏

恭報南陽災傷請蠲錢糧疏

備陳視賊向往調度機宜疏

因病請告并請分設理撫疏

盧氏漕米已徵改蠲疏

因病請告再懇允放疏

三次請告疏

留左鎮在豫協剿疏

四次請告疏

五次請告疏

卷二

太倉錢糧疏

軍興裕儲宜亟疏

事例歸還戶部疏

事例歸還再疏

事例歸還

催正卿速復

宿疾馴增疏

臣病難痊疏

司官私

撫甘請餉疏

卷三

崇禎戊辰六月二十七日召對

七月十四日召對

七月二十六日召對

奏疏

附名對記言

河北王家楨軒籙父著

男元烜侶軒父

長孫維坤又愚父全校輯

請給兵餉關防疏

奏爲督剿必需兵餉總理必需關防伏祈 聖明俯給以資實用以重事權以早奏蕩平事爲照流寇爲害蓋數年于茲其殺掠之慘根本之憂亦旣中外咸知之矣臣最寡昧猥蒙 皇上拔之草莽之中付以督剿之任捐糜圖報正此其時先是河南巡撫五省總理兩臣各

分寄之。今一旦并寄之臣。是以臣之一身兼兩人之責。任其負荷倍爲繁鉅。臣之拜命。殊亦倍爲兢惕。除剿撫機宜。俟受事後詳審窾窾外。所亟需者。不過曰兵曰食曰法而已矣。以兵言之。前理臣盧象升原所督理之全數。每見寡不敵衆。今撤回如許。不更寡乎。卽云募練。恐費時日。倘各省所報勤王兵馬。以及臣理屬地方本省無事者。暫留剿賊。待招募成旅發回。有功一體敘賚。似亦權宜之最便也。以餉言之。虛象升在事。歲留新餉若干。未聞寬裕。今所辦之賊如故。所需兵馬如故。一旦頓去前餉。能免呼庚之虞乎。設處之名一立。將開漁獵

之寶。且州縣之設處。各自供鄉勇之團足矣。能充軍需之用乎。至于因糧輸餉。尚乏確數。此項但能足用。自可不需部餉。惟是以京邊叅罰之嚴。拖欠者纍纍。而總理之催提。豈能必徵解之如期。似宜確查額數。嚴立叅罰之條者也。以法言之。今天下在在無法。而行間爲甚。官則既怕死。而又要錢。兵則既毒民。而又和賊。若不重新整頓。改絃易轍。洗盡肺腸。而欲賊之平也。無日矣。臣受

事後。有搶掠良民。通賊納賄者。臣訪查有據。立戮而曉示之。必先除此病根。而後可幾實效耳。然用人尤屬喫緊。蓋地聯五省。旣渙散而難統。亦浩繁而易蒙。非羣策

廣弛一至于此

除病根三字
名言

羣力集思廣益。恐一已之精力有限。識慮有不周之處。則夫文職之監軍監紀。武職之大將偏裨。須得同心戮力之人。所用一不當而事去矣。顧人不易知。知人亦不易也。臣聞有廢閑總兵劉超者。熟諳兵法。試有實效。當此多事之際。而棄此有用之人。殊爲可惜。况抒胸中之蘊。造桑梓之福。亦超之所必願也。似宜以原舊職銜。隨臣標下。資調度之用。俟有成績。再請實授。至于巡撫關防。止宜用之。巡撫應行文移。若事關總理。而仍用之。五省直隸。非所以核名實而正體統也。似宜另鑄。必不可少。伏祈 勅下戶兵二部。確查因糧輸餉一項。某縣若

干某省若干。合之得總數若干。自某季起。派解過若干。拖欠若干。明年徵派何法。查叅何法。一一詳議明白。行臣遵守。勤王之兵。有抵理屬地方者。覆議暫留剿賊。再請欽賜總理直隸五省關防一顆。頒給以便文移往來。所有勅書二道。舊例親領。惟念中州土流并發。臣早到一日。早效一日之力。伏祈 皇上准臣 陛辭先行。留官齋領。益奉有星速之 旨。臣不敢不欽承。 皇上嘉惠元元之至意也。爲此具本。謹具奏聞。崇禎九年十月初四日具奏。本月初五日奉 聖旨。奏內兵餉事宜。并劉超。該部看議。速奏。官兵搶掠殺良通賊。婪賄殊可痛

恨叅遊以下立正軍法、鎮將指叅重處王家楨着星速赴任料理、勅書關防、卽鑄辦續發、該衙門知道、兵部覆看得各省勤王之兵、非不絡繹、先報起程、彼原在近境、各探賊信以爲進止、旣俱奉有撤回之旨、計此時必返旆星馳矣、其從理屬地方經過者、恐亦無幾、如正與賊相遇、而本省不煩回顧者、自當檄令協剿、以畱其濟、至所請劉超、昔在黔中曾有解圍之功、臣部已議起用、今應着理臣調至軍前、以原銜効用、俟有功績、另議推授可也、等因、崇禎九年十月十二日奉聖旨、是劉超著以原銜赴理、臣軍前効用、有功另議優敘、戶部覆、該

臣等看得因糧輸餉、舊理臣盧象升尙爲寇患奏請、臣部酌議蒙皇上允行、原議事平卽止、今流寇蕩平尙未有期、而增兵增餉、方苦無措、不得不再行以供防剿之需、初定鄉紳糧銀一兩以上者輸銀貳錢、舉監以下糧銀五兩以上者每銀一兩輸銀一錢、不及五兩者免此、皇上軫惠小民之盛意也、惟是五兩上下之間、書役飛灑詭寄、易於作弊、有司或不能覺察、或甘于扶同、任意開報、乘機隱漏、不惟將多作少、抑且免富徵貧、是徒有捐助之名、而寃于軍需無補也、王某新膺討賊之寄、籌及兵餉、疏稱因糧輸餉、尙無確數、恐不敷用、誠爲

遠慮臣等再爲酌議合無鄉紳仍照舊輸助舉監以下糧銀自五兩以上并五兩以下者每銀一兩量輸銀五分數較減而法亦適均悉照正糧勸輸仍將應輸銀數州縣冊報司府司府彙報督理臣并臣部查核其在河南湖廣南直浙江江西福建廣東廣西因糧輸餉解河南布政司專充總理軍餉其在山西北直山東四川雲南貴州因糧輸餉并陝西鄉紳富民輸助解陝西布政司專充總督軍餉務期勒限徵輸無悞軍興倘有司奉行不力愆期不完者督理兩臣各按前定省直據實查叅臣部照新餉考成例一體議處各省直有防兵者應

川銀數一并酌定報查此明年徵派查叅之法也至殘破州縣仍遵前旨免其輸助以恤災黎其九年應輸若干解過督理軍前各若干本省防兵留用若干未完若干應令各該司府逐一查明冊報臣部查考督理二臣收過某某省直輸助銀若干共收過若干支給某某官兵行鹽料草銀若干共放過若干有無存剩若干亦須明白造冊速報臣部以便磨對至于虔撫潘奏議欲將此項輸助在無事地方與舟楫易通處所徵解本色亦屬正論惟是兵無定向勢難千里饋糧而無事地方未必可通舟楫矧徵折文已通行紛更恐滋稽悞似不

奏疏 卷之一
若仍舊輸銀之爲便也。既各條奏前來，相應併議覆請。恭候 命下臣部通行各該省直，遵奉施行。等因。崇禎九年十月十五日具題，本月十八日奉 聖旨：這因糧輸餉責成郡邑有司，親查冊籍，不許以胥役開報飛詭，隱富累貧。前旨甚明，該撫按何無體察，究叅若不拘五兩之額，仍照糧每兩輸銀五分，與加派何異。且舊歲輸數尚未清核，又輒議紛更，徒滋婪猾官胥乘機侵溷，科擾豈成政體。不准行，還著飛檄各該撫按將輸過確數若干，地方防兵用過若干，併督理剿餉收過若干，通行詳查報部，照例考成。仍一面勒令完解，以濟急需。立嚴限去，其分省解交秦豫二藩司，及仍徵折銀，依議。

入境報代疏

奏為恭報到任事。臣于十月初六日 陛辭。遵星速之

旨。兼程前行。至十一月初三日。入豫屬封丘縣。准前撫

臣陳必謙咨。送勅諭六道。符驗一道。令旗牌八面。副關

防一顆。併吏書文卷到臣。臣卽刻恭設香案。望闕叩頭

謝恩。訖。先是十月初五日在京。准前理臣盧象升咨。

送令旗牌十面。副併吏書文卷。于京城門外到臣。已經

領受。臣卽于封丘署中。開印行事。訖。伏念臣碌碌庸流。

學未嫻于軍旅。經經鄙士。任奚當于師中。况值流土交

訖之秋。更屬兵疲民殘之後。蒼生之流離載道。何以厝

諸衽席不愧撫綏之名。綠林之猖獗愈滋。必須盡數掃除。始塞督理之責。此臣自拜命以來。夙夜不遑寧處者也。惟是臣心不敢不盡。臣力不敢不竭。察吏而民可安。力勦而撫可成。剿不力則以撫誤。而必不可。撫吏不察則致民恨。而并壞其吏。故言察吏于今日。即以寇察可也。未有寇徧于野。而猶得云官稱其職者。言平寇于今日。即以吏平可也。防禦有素。寇來必不得志。饋餉有法。兵到可期。成功若夫兵之害民。尤甚于盜。將之畏兵。猶夫畏賊。此紀法不明之故。業奉有立正軍法之旨。臣第有遵行必力而已。至于議兵議餉。一切調度機

必如此而後可
以成事

宜容臣會同督撫按道次第舉行。然必虛心而審要。領實做而考成效。庶于地方有裨。臣才無可恃。所恃者聖天子之寵靈。共事文武諸臣之同心協力。庶幾免于罪。誓以無負。皇上之委任而已矣。容臣商確。至當然後。見諸施行。蓋體統職掌自有成例。不敢不預行。奏明。臣無任感戴。激切屏營之至。崇禎九年十一月初四日具奏。本月十五日奉聖旨。知道了。豫中荒盜頻仍。秦楚等省流氛未殄。王家楨着悉心料理。早奏廓清。以副倚任。其地方重大事情。并着遵旨密切速行。不得藉口成例卸責。該部知道。

敬陳流寇情形并分布方畧疏

題為敬陳目前流寇情形並及微臣分布大畧仰祈

聖鑒事。竊思臣以菲才謬蒙 皇上特簡付之全豫更

重以總理之任。日夕負乘是懼。惟是時事多艱。主憂

臣勞之會。不敢不勉。竭駑鈍用報 聖明於萬一。顧臣

此時專以督剿為急。自入境日。即確詢近日流寇出沒

情形。知寇盤踞河南南陽兩郡。在南陽為混十萬蛤蜊

圓諸股。在河南為瓦背紅旗諸股。案查前撫臣陳必謙

委監軍道臣戴東旻。監紀湯開遠。督左良玉羅岱兵。屢

挫寇鋒于南陽之田家營等處。節經塘報。後寇遂從內

鄉分股。一走瓦屋。犯雒之嵩澗。一走馬山口。犯宛之鎮平。前撫臣遣左良玉兵回洛堵剿。而留陳永福江慄孔道興三營于鎮平。彼時前撫適聞解任之報。而臣當未入境之時。諸將遂彼此觀望。故寇仍盤踞南陽之石橋諸處。而時出精騎肆掠。臣在途聞之。中心如焚。到任前一日。值湖廣監軍道臣張大經同戴東旻來謁。卽委督朱文進楊從義所領川滇兵千餘。亟赴宛會剿。而臣與按臣楊繩武復商確機宜已悉。卽于十三日親赴宛調度。及行抵葉縣。報寇聞臣兵至。已拔營遯入寶豐魯山矣。魯寶爲汝州屬。界連登邾神垵諸山。寇憑于此。負險

恣毒。臣亟調陳永福江慄兵從南召。羅岱孔道興兵從裕州。分道搜剿。雖途中屢報斬獲。臣仍行確查。不敢以小捷爲功。又嚴飭左良玉剿寇之在嵩洛者。且與永福兵彼此呼吸相應。據逃出難民。每稱寇踞宛洛。俟冰堅渡河。臣又一面檄河北守巡兩道。親督兵駐河上要害。多設火器。悉力防禦。又一面飛催王忠牟文綬兵。星馳赴豫堵剿。總之寇在中州者。臣當鼓勵文武。早圖殲滅。固不問寇之渡河不渡河也。但臣責在總理。又難以方隅自畫。今豐沛畿輔及三晉仰邀。皇上威靈。蛇豕未卽窺逞。而秦自闖賊就擒。督臣洪承疇與撫臣孫傳庭

操縱互用。亦似掃蕩可期。而寇之在荆襄者。勢同困獸。撫臣王夢尹與治臣苗祚士合力芟除。臣亦委標下都司戴啓榮。前往荊州。催督龍在田率領調到滇兵六千。協剿楚寇。臣俟料理豫寇稍有次第。當會督撫諸臣。熟計蕩平全局。蓋惟寇是求。秦越之視。非臣所敢出矣。至土寇之葉舞。向稱實繁有徒。自臣受事。尚未聞其蠢動。但查豫中被寇三年。獨宛洛兩郡。日展轉焚戮。中臣近過南陽。見州縣村落。無非寇燼之餘。頽垣敗屋。幾無居人。嗟此子遺。饑寒所迫。安得不相從爲盜。雖法無可原。而情實可憫。臣仰體皇上愛民至意。諭令地方有司。

以撫輯爲先。務卽鴟音難革。殲剿自不容已。臣當臨時斟酌。萬不敢養癰厝毒。重以憂貽君父也。除寇情飄忽頃刻異狀。及一切兵食應當裒益。與夫有司將領宜分別查核。以昭勸懲者。容臣不時補牘外。謹將目前情形。及微臣分布方畧。先具疏上聞。仰祈聖鑒。爲此謹具題知。崇禎九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具題。十二月初九日奉聖旨。據奏流寇情形。及分布方畧。知道了。賊狡踞深山。作何設奇。窮其出路。冰堅窺渡。作何扼禦。必保無虞。秦楚各賊。作何犄角。制其奔突。著會同督撫諸臣。打筭全局。嚴飭主客兵將。合力協剿。并地方土寇。責成

道府有司上緊剿散、加意綏輯、務期速奏蕩平、以副倚
任、如將領觀望逗怯、及地方官悠忽玩悞的、卽叅拏究
處、兵部知道、

恭報革降唐藩并繳紅本疏

奏爲奉 旨革降唐藩押發將行稱疾恭繳紅本以慰

聖懷事、崇禎九年十月二十日、臣自京行至邯鄲公署、
准兵部咨、爲公務事、職方清吏司案呈、本年十月十四
日奉本部送兵科送出紅本一封到部、相應差官齎送
河南總理軍前、密拆捧誦、見該宗人府等衙門掌府事
駙馬都尉等官、臣王 等謹奏、爲遵 旨確議事、奉

聖旨、據奏該藩藐抗明旨、越關出城、已干法紀、至一日
擅斃親叔兩郡王、蔑棄彝倫、悖違 祖訓、莫此爲甚、卿
等旣擬議僉同、憲典昭然、朕何敢私、著革了爵、降做庶

人押發高牆、禁錮其世封、另選賢宗、以奉國祀、昭示朝廷、敦睦至意、仍告宗廟、寫書與各王府知悉、此疏密

付王家楨星馳前往奉行、欽此、欽遵、該臣看得事關重

大、雖臣奉密旨、仍宜知會按臣、故於報代疏後、預行

奏明、隨於十一月初六日渡河進省、與按臣楊繩武再

三面商、仍密探本藩動靜、悉其要領、即於十三日南發、

途中隨時隨地、調度兵將、堵剿流寇、至二十日抵南陽、

一時在事、除按臣及開封南陽二府推官外、無有知臣

之奉有密旨者、二十一日早、臣始一面照例移文按

臣、會行按察司及分守汝南道、一面查取儀注、公同唐

藩并文武各官、臺請龍樓、迎接聖旨於公署、恭設香

案、叩頭宣讀畢、該臣恪遵明旨、當將唐庶人面付分

守汝南道臣周以典、隨據該道呈報、選委南陽府管糧

通判張省度、南衛指揮王憲邦、夏之時、伴押唐庶人、情

願於本月二十二日早行、前往鳳陽、臣方待其出城、以

便疏聞、至二十三日過午刻、道府進臣署、面稟唐庶人

偶感痰火、臥牀不語、姑緩少愈起程、臣一面催取起程

日期另報外、今將奉旨遵行緣繇、合先奏聞、蓋自

明旨一宣、唐庶人猙獰之性、憤激欲死、闔郡宗庶、號泣

訴冤、具狀赴臣告理者、半日聚至百人、臣槩未敢行、然

白叟黃童咸頌。聖天子天覆地載之中。有雷厲風行之用。施不測之恩威。銷莫大之隱禍。彝倫於是有主。國憲於是大彰矣。至於本藩之傳國冊寶。應貯何處。庶人之眷屬僕從。應否攜帶。恭請明旨定奪。非臣所敢擅專也。又據道府之口。其巨姦大惡。撥置煽惑。所以陷王於此地者。實繁有徒。若使漏網。恐法猶有未伸。容臣行道府訪確事蹟。應提問者提問。應叅處者叅處。以雪地方之公憤可也。臣謹會同撫治鄖陽右僉都御史苗祚土。巡按河南監察御史楊繩武。合疏具奏。臣捧收紅本。恭隨進繳。爲此理合具本。謹具奏聞。崇禎九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具奏。十二月初六日奉聖旨。知道了。還著速催起程。仍嚴行防護。毋致疎虞。撥置姦惡。一面確訪叅提。究處不得株連無辜。其冊寶并攜帶眷屬事宜。該部看議。速奏。禮部覆看得唐庶人奉旨降革。押發高牆。赫赫天威。法不親貸。誠義以行仁。消禍於隱。萬世彝倫之主。宗社無疆之庥也。冊寶爲一國之重器。眷屬係一家之至親。皇上慎所重而念所親。准該撫臣之請。勅下臣部議奏。臣等凜奉成規。查冊寶事宜。則有追奪之例矣。夫唐藩旣革。尚未有奉祀之人。卽賢宗繼立。亦應俟撫按查勘回奏。且冊以封王。寶以傳國。今

月二十四日具奏。十二月初六日奉聖旨。知道了。還著速催起程。仍嚴行防護。毋致疎虞。撥置姦惡。一面確訪叅提。究處不得株連無辜。其冊寶并攜帶眷屬事宜。該部看議。速奏。禮部覆看得唐庶人奉旨降革。押發高牆。赫赫天威。法不親貸。誠義以行仁。消禍於隱。萬世彝倫之主。宗社無疆之庥也。冊寶爲一國之重器。眷屬係一家之至親。皇上慎所重而念所親。准該撫臣之請。勅下臣部議奏。臣等凜奉成規。查冊寶事宜。則有追奪之例矣。夫唐藩旣革。尚未有奉祀之人。卽賢宗繼立。亦應俟撫按查勘回奏。且冊以封王。寶以傳國。今

既革其王爵、自宜追其冊寶、合無照例、請勅撫按將冊寶恭繳內府收貯、儀仗服色點明、布政司收貯、俟選有賢宗之日、奉旨差官授封、并行頒給、查眷屬事宜、則有攜帶之例矣、顧眷屬之最親、惟妻妾子女而已、存留未革前所生、原以示罪人不孥之意、取送的親家口、又以示遷其私人之仁、合無照例、請勅撫按查其所生子女、在未革爵以前者、存留在府、責令相應親屬照管、其王妃若引岷庶人妻李氏之例、似應竝行押發、至於僕從、不許多人、卽無罪猶有收買之禁、况在降革、益宜節裁、合無請欽限僕從數名、供其役使、以杜滋蔓、總之

恩威出自朝廷、非臣等所敢專擅也、伏惟聖明裁酌施行、等因具題、本月十六日奉聖旨、是冊著該撫按恭繳內府、寶與儀仗服色、該藩司查明收貯本府、俟選有賢宗、另行頒給、賢宗著勒限公選奏奪、眷屬查所生子女、在未革以前者、存留在府、併庶人二母、俱諭令親弟侍奉照管、務在得所、其妻准併行押發、男女僕從、共准六名供役、不許多帶、俱著嚴飭行。

議設監軍監紀疏

題爲督剿料理需人亟議監軍監紀以重事權以便責成事。照得微臣荷蒙 皇上知遇。畀以總理重任。苟可殫竭以圖報稱。卽踵頂髮膚。何敢自愛。但從來戡定大亂。決非一手足之烈。必專得分理之人。庶不苦左謀右畫。而後廓清可圖。臣屬雖有司道各官。但刑名錢穀。俱有專司。旣難令其舍本等職業。戮力行間。計與臣朝夕共事。惟監軍監紀是賴。在河南監軍道。則有戴東旻。臣見其才優盤錯。近與商確布置。每多中窾。但本官仍分巡河南。自有簿書之煩。信地之責。故豫地尚可資其料

理若越境問寇勢有不能且軍機倏忽變幻須朝夕追隨面相商確而後無失機宜則監軍非專官不可况見今有湖廣叅議管監軍事張大經以練達之才果銳之氣向在楚中監紀同前理臣剿寇東南著有成勞復以督兵入援前理臣題陞今職今入援事竣自應隨臣辦寇但監軍一官稽核將領功罪與料理一切兵馬錢糧責任最鉅若不重其事權將事多掣肘力鮮從心合無令大經卽以原官到任河南爲臣總理監軍仍照例給與勅書關防以便行事庶大經益有所藉以展新猷佐捷伐此監軍專設議有必不容緩者也至監紀雖

係廳官而臣之委任責成與監軍同查得原任河南府推官今克爲事戴罪監紀湯開遠明敏剛直屢經督理兩臣疏薦而以狂瞽自干聖譴幸際皇上如天之容出之羈縲使得終效馳驅臣細查開遠再入中州感激聖恩益加策勵如督關兵入秦督援兵至邯鄲皆以單騎奔馳烈日淫雨中至調停兵民催集餉料備極苦心近督左良玉兵剿寇南陽內鄉如田家營諸捷開遠皆身披鎧甲督戰陣前又督陳永福三營扼寇於鎮平裕州區畫堵禦使狡賊不敢東下皆歷歷在人耳目臣復查開遠向以司理從戎已歷俸三年今黽勉行

白衣山人一法
唐書字以似

間又幾一載。臣因其方沐。皇上赦過之仁。未敢更爲
後叙。但臣監紀。不能舍此借材。而今日監紀。較往日倍
重。若以一職銜未實之官。拮据軍前。在開遠雖不敢不
勉圖報效。而將士未免以白眼相視。臣亦目擊其情狀。
未易責成。儻蒙皇上俯念監紀萬難輕委。而開遠微
勞亦足自贖。免其爲事戴罪。仍以原任職銜在臣軍前
監紀。俟再有勞勩。容臣另行酌請。庶體統有資。展布
亦便於督剿。未必無少補矣。蓋監軍監紀於軍前最爲
關切。臣不過就見在二官。請爲安置妥當。以鼓其氣志。
萬不敢瞻徇情面。委任非人。至誤封疆。并以自誤也。如

果臣言不謬。伏祈勅下該部。速行議覆施行。崇禎九
年十二月十一日具題。本月二十二日奉聖旨。該部
卽與議覆。

恭報南陽災荒請蠲錢糧疏

題爲宛南成屯難之世微臣得目擊之真謹據實上聞
伏懇 聖明破格軫恤以救孑遺以安地方事崇禎九
年十二月二十一日據南陽府申爲勢實難已仰述一
方極敝之形時委莫支懇冀 九重破格之惠謹冒死
控陳以免慢殘事據鄧裕南唐等十三州縣合詞申稱
南陽瘠土也其隸于豫省土地人民原不能比于七郡
而近日寇荒之慘復數倍過之以歲荒言其爲大災者
三自崇禎四五年連歲不登雖非大稜然家無蓋藏
矣至六年冬無片雪七年春無點雨而麥事全失矣人

之敝亾者十一二矣。八年入夏霪潦。六七月旱乾。加以飛蝗蔽空。齧穀黍殆盡。故本年之冬。米麥每斗錢三百文。豆一斗錢二百文。至九年春。米麥每斗錢五百文。豆一斗錢三百文。甚至無有賣者。以故閭里之間。或啖木皮。或食人肉。或化而爲盜賊。逃而之他鄉。重以瘟疫盛行。家無遺口。人之散亾者十之六七矣。至八年秋冬。不雨。全無麥苗。九年五六月。霖雨如注。禾稼漂沒。豆黍禾十不得二。而耕牛半遭厲疫。半飽賊盜。所存者亦十不得三。故入冬而米麥每斗錢四百文。豆一斗錢三百文。此數皆八年冬未有之價。而人十年之春。價倍騰踴。

其啖木食人。化爲盜賊。而相繼散亾者。自當倍於九年之數者也。故水溢旱乾。蝗蝻之三災。其并滋一方者。他郡無有也。其爲寇害者。三。自七年冬。流賊入豫。卽躡南陽。所至人民屠戮。室廬焚燒。男婦老幼之慘。不待言矣。然南陽所屬多山。動爲賊所盤踞。有一二月。或三五月。不去者。如混十萬老回回之類。至有經年踞南陽縣暨鎮內山中不去者。然非坐食于山林也。步騎出沒。號曰打糧。則所至一二百里之外。無日不經歷南陽之士也。且賊入秦。入楚。入江北。南陽實爲咽喉之地。是又無空日矣。至於官兵所至。寇或暫避。而兵復流連。又經旬日。

旬月不去。其芻糈之給。米則官價每斗七分。而本縣以五百錢糴而給之。豆則官價每斗六分。而本縣以三百錢糴而給之。此職之所日夜躊躇。而身家不足以賠償。歲凶不異於募化者也。故賊盤踞。任過之害。其滋於一方者。他郡所未有也。以故民甘攘奪。田皆荒蕪。職每出郭。見有掃草子者。剝樹皮者。嬰兒棄於道旁。甫聽呱呱。旋爲人割而食者。其村鎮則有一街房屋。燒燬強半者。有屋徒壁立。無人住居者。間有數人從破屋而出。則菜色鳩面。竟似鬼形者。其道路則蒿萊蒼塞。行數十里無一人烟者。至職等出堂。則有告竊衣者。竊糧者。竊牛隻

者。蓋民非逃亾。卽化爲寇盜。而求其輸納租稅。勉作善良。十不得一矣。斯時欲爲繭絲。忍行敲朴。則人不受。欲緩催科。自違功令。則時不能。且降罰在身。欲行解組。則勢不可。惟有俛首以罹法。束身以待斃而已。爲今之計。寇不能使不來也。兵不能使不至也。嘔心而籌救荒。勸輸則無富民。發倉則無夙儲也。宴坐而聽之。民盡化爲賊盜。地將等於甌脫。卽褫職一官。戮職一身。不足以謝一郡之民。而朝廷之事去矣。故必九年十年。盡蠲租稅。以聽民之生聚。然後可。乃聖恩不獲驟邀。卽邀之。而蠲一分二分。不足以紓民重困。且九年之春。朝廷

不特賑南陽一郡乎。然春時米糧之價已甚于今冬。而
遙計十年之春則更甚也。且賑者有所予而徵者有所
取。所予者未盡更生。而所取者先不堪命。暮四朝三。何
裨實濟。故不如蠲徵之計長也。職等籌畫再四。謹將南
陽一郡極敝之形。盡言上告。伏乞轉申特奏。等因。據此。
該本府知府楊惕知。看得國家則壞成賦。歲有額輸。上
關軍國之急需。無容或緩。且軍興浩繁。司農仰屋。凡為
守令者。銜一命而來。誰不思急赴功令。以免叅罰。况
茲計典森嚴。考成之功罪係焉。肯不力為徵解。自安於
逋欠。而甘以其身名試法也。無如今日南陽所屬郡邑。

災荒已極。賊害無窮。人民死亾逃散。殆盡。土地荒蕪。供
賦無人。催科無策。窮民不支。寇盜愈繁。大變將作。不得
不懇恩大施。惻隱。速允題請。將九年十年錢糧。蚤行蠲
免。以救此一方子遺。以存此一塊境土也。蓋南陽一郡
地磽民貧。原與豫中七郡不同。百姓僅守耕鑿。絕無經
營貿易之利。無奈宛民不造。自五六年來。連歲災祲。
非水即旱。民已十室九空。皮骨僅存。迨八年夏秋。蝗蟲
食稼。蔽空漫地。顆粒不收。三冬無雪。二麥不播。故九年
之春。刮樹食人。填轉溝壑者。相枕也。正初薄雪。略種春
麥。饑民望眼如穿。忍死以待一飽。詎意四月五月。連旬

大雨平陸成河。登場之麥盡漂在地。之禾滄沒。民生愈促。然而一二高阜者。尚望秋熟。少延殘喘。乃六七八連月陰潦。禾豆又浥爛無餘。十不得其一。二加以瘟疫盛行。傳染者人畜俱斃。有一門而死數十人者。有全家死盡。無人收拾者。目今米麥每斗四五百文。豆一斗亦不下三百文。哀哀小民。不惟無錢可買。卽樹皮草子亦無處可覓矣。是民之厄于時者如此。流賊自渡河以來。蹂躪宛南者。無慮數十次。所過之處。不惟財帛糧畜席捲無遺。房屋器具一炬而盡。老幼作刀頭之鬼。壯丁少婦擄爲賊中之用。况宛屬地當子午之衝。北枕汝雒。南接

楚襄。東連汝穎。蘄黃。西鄰商陝。均鄙。賊之東西南北。勢所必經。賊依山爲勢。宛屬山多。賊每窟穴其中。哨馬四散。打糧動經連旬數月。故受害獨甚于他郡。賊至則兵來。追剿者動支數日之糧。駐防者輒經半載之久。民間粒粟寸草。又爲兵盡矣。民窮之極。不能坐以待死。聚黨糾徒。肆行焚劫。流賊所未盡者。又盡于土賊矣。是民之厄于人害者。又如此。豫中八郡。卽有賊殘之處。總未有若宛屬之民。死于賊。復死于歲。望絕烟火。地盡荒蕪。一二子遺。鶉形鵠面。奄奄待斃。與鬼爲鄰。真有鄭繪難圖。筆舌難罄者。錢糧之催檄。不啻電掣雷轟。有司之催徵。

有同望梅画餅。不惟無人戶可比。抑且無里長收頭可問矣。目下之旦夕。已覺難支。入春之洶洶。更慮不測。勿謂職言之不蚤也。聖明素知南陽有七年連荒之苦。不難發。御膳之金錢。急遣使以回殘喘。豈忍復竭饑民之枯髓。而不蠲此涓滴之稅。以救災餘。懇祈洞察民艱。急賜拯救。速爲題請蠲免。庶州縣印官。得以安意招徠。設法補助。而後殘息可延。亂形可弭。災民幸甚。等因。據此。又據南陽府推官程正家呈。據鄧裕南唐等十三州縣合詞。申同前因。該卑職看得宛南一郡。水旱洊仍。流土遞煽。蓋三四年於此矣。田土十不耕五。室廬十不

存三。民之死于殺戮。死于饑餓者。不知凡幾也。僅存子遺。復半聚萑苻。半轉溝壑。半離鄉井。道殣相望。流鴻塞郊。百里鞠爲茂草。四顧了無人煙。他郡亦遭流賊。或偶一焚劫。禍患未酷也。未若南陽之終年盤踞。徧地蹂躪也者。他郡亦支士馬。或暫一經過。荆棘未浚也。未若南陽之比歲供輸。到處騷擾也者。至水旱蝗疊。糶斗米錢四百五百。則南陽所獨焉。土寇一時蜂起。姦民倡饑民爲亂。動及數千數百。亦南陽所獨焉。嚮也猶可以計分數。今則十分災害矣。嚮也猶可以別等第。今則徧體瘡痍矣。目擊顛連悽慘之狀。卽有鄭俠之圖。描畫不出。縱

饒賈生之淚。痛哭無門。有司情迫叩。闔望。恩徒切。司農計窮。仰屋破例。維艱。若非軫念湯火。特爲題請。蠲免新舊錢糧。以蘇一方之久困。以收拾十三城之人心。則南陽之爲南陽。有不可知。不忍言者矣。卽議賑貸。亦杯水車薪之說也。卽曰緩徵。亦黃葉止啼之喻也。不如將九年以前一切未完錢糧。槩賜豁免。十年縱不可悉蠲。亦冀蠲十之五六。嗟此子遺。庶其更生乎。行見逃徙之氓。尚可復業。不逞之輩。或望歸農。此日減眼前不可必得之拖欠。爲數無幾。他日省意外不能終已之金錢。所得更多。卑職等真見有萬萬不可支之勢。非故作危

語以聳聽也。等因據此。又據開封府推官衛禎。固呈爲灑淚請蠲。以亟救殘黎事。卑職奉委查盤南陽。而所查與往歲異。往歲所清查者錢穀。而今所查則兵火也。往歲所點查者諸役。而今所查則婁子也。往歲所巡查者四野禾黍。而今歲所查則滿路荆棘也。往歲所稽查者城頭丁壯。而今歲所查。壕底肉屍也。歷一邑。嘔數斗之血。見一民。滴滿目之淚。一時鵠形鬼樣之父老。擁馬前而號泣。與二三藍縷之窮衿。伏明倫堂而悲愴者。慘不忍言。其請蠲之文滿案。告賑之緡盈庭。卑職亦安能一一爲之控陳哉。故採各邑之情狀。而繪之圖。其在葉縣。

北界中猶有數畝耕耘地三四往來人耳西北地瘠無人不必言東南兩面爲裕舞土寇撿掠一空且相率入夥矣前院多方區畫之牛種俱付之不可知縱有強明吏將奈何是可哀也其在舞陽一望荒草迷人路徑茅塞所歷村落輓轡聲斷萬竈烟息至求一人蹤鳥跡而不可得城南謝家莊見來迎者一地方一鄉約便詫以爲異事詢之則曰日站莊頭夜奔城中不日亦將散去而東北一帶又盡爲盜藪城內居民一日數十驚非署官多方彈壓不知作何狀也是可哀也其在裕州北行六十里不見一居民問之行路客皆言每夜土寇劫掠

間有鄉居者皆剝衣凍死奪食餓死矣焉得有人哉至州治光景寥落卑職居兩日纔得一餐臨行求一夫一馬而不可得非官之慢地之窮也是可哀也唐泌兩邑昔年經過已嗟不堪今且慘甚矣泌陽東接申確山多人稀土寇盤聚而不解所謂東十七營西十七營豈虛傳哉唐邑寇稍戢而百姓十室九空勢不能束手待斃意猶眈眈思動也是可哀也南召密邇府城光景應稍別而慘苦較他邑尤甚其青燐徧野白骨堆積不煩贅矣指其可據者以道官經臨苦于無食署官張持三升米爲兩家分其官如此其民可知雖日爲之恤死亾招

流移而涓滴之水無救燎原是可哀也。南陽府治在焉。地當九省之通。宜何如繁衍。然亦近城十里。畧見耕耘。而十里之外。亦與他邑等。以縣令之明爽。東支西吾。僅撐得一僵形耳。後將不繼也。是可哀也。新野當子午之衝。既苦盜。又苦兵。其民將疲于奔命而死。荒旱頻仍。四野蕭條。卽賢令不能挽回也。是可哀也。桐柏去府爲最遠。地素疲。兵火之餘。又添一番悽慘。兩院或遙聞其苦。而未目擊其詳。窮民將誰告哉。是可哀也。鄧州素號沃壤。卑職入境。見村落中人蹤散亂。幸以爲差。強人意。至州治。而官哭士號。各各告窮。時猶在疑信間。及閱城而

壕內壕外。伏屍徧積。以壯兒肉付饑犬餐。卑職滴淚不能止。亟責地方以掩埋。而地方言。日日如此。實掩埋不及耳。一時街頭乞兒擁馬前者。近百人。皆口不能言。卑職量出幾錢以分給。然亦救一日之生。二三日後。又爲伏屍之續矣。是可哀也。鎮平之苦。與鄧等。道路中白骨森森。遠邇求一禾苗不可得。民將盡死於春首矣。是可哀也。內淅兩邑。僻處萬山。南接荆襄。西連商雒。北控伊魯。爲盜賊出沒者。且七年矣。徧查村落。求一椽片瓦而不可得。兩邑令各欲爲百姓請命。且欲爲百姓死。而不願生。而內令之嘔血。又卑職親見者。賢宰之苦。分固應

爾如無濟時事何。是可哀也。卑職口有盡而情無窮。據目之所擊。僅繪其千萬中之一二耳。所幸者。諸城內城關。尚有寥寥數人。引頸求活。然耘耔不敢及城外。則無食。貿易不敢走四方。則無衣。不久亦將死。而國賦告急。猶時見官比吏呼。而不敢止也。僅存之餘。一苦於衣食。再苦於催科。則死且速。嗟乎。死亡中之留遺。曾幾何。而役之守城。役之禦寇。役之備供應。役之供鞭朴。勢不盡驅爲綠林黨。溝中瘠不止也。人言救荒無奇策。今且救死無善著矣。意惟寬賦息徵。以稍緩須臾之死乎。懇乞亟題請蠲。將新舊錢穀一槩告罷。以救此一方民。

聖天子明見萬里。方發三萬金遣官行賑。豈惜數萬賦而不蠲。擲宛南一塊土哉。事急矣。速之。且暮或可存一二子遺。緩之。須臾則南陽不可問矣。卽有腸熱如鄭俠者。何處尋流民而圖之。卑職非宛吏而言宛事。似乎越俎。然以情切剥膚。禍急燃眉。不得不灑淚呈請。等情據此。又據分守汝南道按察使兼右叅議周以典呈。據鄧裕等州縣申請蠲恤緣由。本道看得南陽一府年歲之荒歉。流寇之蹂踐。與夫人民之流亡。較之他郡更甚。且慘焉。曷言乎年歲之荒歉也。夫南陽自六年冬之無雪。七年春之無雨。二麥不登。民已失望。至八年夏秋相接。

水旱頻仍。益以蝗蝻作祟。咀齧殆盡。民不聊生者。十之六七。惟九年春。作方興。禾黍稍種。咸意更生。有日不期。夏秋以來。霪雨如注。禾稼朽爛。漂沒無存。間存十。於千百。祇供盜糧。重以瘟疫時行。耕牛損壞。布種已失。生全何望。今冬已難支持。來春作何景象。時事尚可為哉。卽所稱素封之家。能堪此屢年摧殘乎。曷言乎流寇之蹂踐也。夫南陽實為咽喉之區。賊或自陝而走楚。或自楚而入陝。或走江北。或走汴梁。靡不以南陽為出沒孔道。且環宛屬皆山也。依山傍谷。自是賊之故址。由七年冬。流寇入豫。卽擾南陽。盤踞之處。動踰旬朔。卽九年正

月。賊入內淅。負嵎莫撓。半年於茲。夏間避暑。坐食山中。每以數萬騎出而打糧。田間禾麥。一過舉無遺粒。毒殺老幼。暴屍橫野。焚燬廬舍。虐焰蔽空。卽間有敗屋數椽。僉皆荆棘滿地。村落斷絕。行數十里而不見隻影者有之。目擊真可寒心。卽素號輻輳之鄉。能禁此賊之荼毒乎。夫以荒歉之流行。兵寇之雜還。剝削日甚。柴米日踊。鶉衣鳩面之輩。俯仰無以自給。旦夕莫必其命。卽間有一二贏餘者。涓滴之藏。不堪以實群克之腹。究竟貧者固貧。富者亦貧。或情不得已。易去其鄉。或計無復之。甘心從賊。環宛屬無地非賊。無人非賊。職此故也。彼老幼

不能匍匐以行乞。止有委命溝壑已耳。迄今村竈無煙。道殣相望。哭聲晝號。餓鬼夜嘯。聞之真可涕零。夫南陽素號瘠國。當彼年豐時平。錢糧猶有逋負之歎。值此皮肉罄盡瘡痍難起之候。將糊口之不給。寧復有筋力以供輸納。况七八九年之凶荒。日甚一日。則七八九年之逋負。欠而益欠。卽今九年又將盡矣。卽有司之叅罰。固責不容辭。將靡有之子遺。肉其勝剗乎。爲今之計。在大施蠲免。以紓物力。爲救災恤患第一義。皇上春發帑金三萬。特差內使督賑。不尚厯睿慮乎。此時流民之圖。猶在御前。懇乞軫念南陽。特疏單題。得蒙蠲免之令。以

紓目前之急。安知聖上加惠南陽。不視上春尤加摯乎。此職之妄覲。皇仁於萬一。而急欲陳乞。不憚煩聒。以竇憲聽也。等因到臣。看得水旱盜賊之災。雒汝歸開皆有之。而南獨甚。故臣自受事以來。各屬申報災傷之文。幾無虛日。臣姑置他府申文。而專報南陽一府。亦不備述道府州縣申報之情狀。而專舉臣往來目擊之景象。爲皇上陳之。臣見自葉縣至南陽二百八十里。所過村落。盡付煨燼。頽屋敗垣。漸成丘墟。路旁田地。盡皆荒棄。榛蕪荆棘。如同化外。蓋往日之災傷。不過曰民貧曰地薄。而今且無民矣。無地矣。何謂無民。蓋流寇盤踞

之區逼近此處。各村鎮或搶掠二三十次。甚至四五十次。男婦老幼有被殺死者。有被擄去者。有懼殺懼擄而逃避轉徙於遠方者。有不懼殺不懼擄而糾聚截劫。遂成土賊者。彼見夫爲良民。則身家之危。亾立至。爲盜賊則不耕而飽食。不織而煖衣。亦何憚而不爲賊也。其有知義理。畏法度。而良心不變。不能遠徙者。但有移居城內一著。而援兵經臨。辦草辦料。不得不出於彼。所云苦兵甚于苦盜者。此也。故曰無民。蓋鄉野之農民。今無之也。何謂無地。種地須牛具。而牛具爲賊搶矣。再置則再搶。遂至不可復置。又須佃戶。而佃戶爲賊擄矣。再招則

再擄。遂至不可復招。須房屋。而房屋爲賊焚矣。再修則再焚。遂至不能復修。以故耕耘播種之事。竟至全廢。而稼穡菑畲之獲。盡歸烏有矣。故曰無地。蓋行犁之田地。今無之也。臣日覩其景色。不禁墮淚。蓋臣受牧民之任者也。以三百年生息愛養之赤子。而一旦至此。臣復憇然莫以告。亦安用臣爲者。除一面擒盜安良設法緩輯外。伏懇 聖明特遣科臣一員。徧履踏勘。儻臣陳說過當。治臣以欺妄之罪。如臣所言不虛。非大破常格。蠲除拯救。則入春以後。將必有不可爲不可言者矣。臣因是而又有請焉。當此時勢孔棘之際。一州得人則救一州。

一縣得人則救一縣如葉縣南陽皆表表可見而兩邑之殘喘賴以少延顧艱危之地偏多闖茸之官蓋有修明職業之才自有營求善地之力而無計以脫此地者卽無智以能此官者也更祈 勅下該部遇殘破州縣缺出將近各衙門所保舉堪任州縣者坐名銓補不必掣簽則爲災地造福非淺矣謹會同撫治鄖陽右僉都御史苗巡按河南監察御史楊繩武合詞 上請伏祈聖明照察崇禎十年正月初六日具題本月十九日奉聖旨奏內請蠲事宜該部看議速覆以後殘破州縣員缺卽於保舉堪任內遴覈銓補不得以庸劣充數該

衙門知道戶部覆看得寇氛狂逞流毒豫省被災地方節經該撫按具題臣部議覆蠲緩在案今復據疏稱該省疊罹兵荒惟南陽府鄧裕內浙等十三州縣被災尤甚而熒黎困苦之情形地方艱危之景象真慘不忍言者矣夫此子遺之熒民皆 皇上供賦之赤子可不亟爲拯救以甦此殘喘乎第該府以十三州縣之多亦必有被災之輕重若槩請蠲免伏乞 勅下該撫按先將該府屬等實未便遽議蠲免伏乞 勅下該撫按先將該府屬舊欠新徵暫准停緩行查兵荒最甚州縣分別輕重等第某應蠲某應緩速行造報以憑覆請 聖裁庶 朝

救得一方則一方
少請蠲免兵而
不知乃民勢使民
皆爲寇而兵且不
可勝用庸劣者將
應不在此法自以此去

其存念者人所
以為子厚子計也

廷德意實暨窮黎而邊鎮亦不至貽庚癸之憂矣既經
具題前來相應具覆恭候 命下臣部移文該撫按遵
奉施行等因崇禎十年二月十四日奉 聖旨據奏南
陽府屬被災情形殊可憫念錢糧舊欠新徵俱暫准停
緩仍着該撫按確查兵荒最甚州縣分別輕重等第酌
議蠲緩作速奏奪

備陳視賊向往調度機宜疏

題為仰揚向往之 明旨俯酌調度之機宜備陳情形

伏懇 聖明鑒裁以圖萬全以無誤地方事伏念以臣
菲材謬荷重寄視賊向往自屬本等職業屢厯 明旨
敢不倍切冰兢故在楚則促臣入楚在南直則促臣往
南直在臣則閱楚告急之文臣之身若置湯火之中恨
不一夕抵楚也閱南直告急之文臣之心若負燃眉之
急恨不一夕到南直也顧諸臣各為封疆各自為算臣
則豫楚吳鳳厥視維均全局照管弗容掛漏以今之賊
勢言之楚中大寇自應城雲夢孝感黃陂至麻城者一

股往東。歷商固。蘄黃。霍英。六安。而至舒城。廬江。桐城。安慶之間。又半自東轉。仍棲於蘄黃商城大山之中。一股往西。復轉入黃陂。孝感。而苗頭。西向應山。隨棗。若南可以復入應城。京山。若北可以犯信陽一帶。此賊勢之情形也。臣於西股在楚之賊。則檄監軍道臣張大經督率副將龍在田遊擊李源都司許名臣等。所領滇兵九千有餘。追逐撲剿。移會楚撫調度。滇兵悍銳。堪戰。大經統馭有法。儘可當一面者。於東股南直之賊。則檄左良玉所領新舊兵六千有餘。繇六安。牟文綬所領兵二千。繇穎州。劉昌祚所領保兵二千。繇壽州。共計在一萬之外。

直趨有賊處所。會兵合剿。移會南樞。操江。應鳳。各撫臣及備監調度。再益之以本地之兵。似亦可當折禦之用者。臣仍暫駐光州。南以扼蘄黃商城之賊。東以策應鳳泗之急。西以防信陽新野從入之路。兼以剿撫羅息汝蔡之上寇。如此則東西南北。四應不匱。脉絡聯貫。聲氣靈通。固恪遵視賊向往之明旨。日夜懍懍。幾經躊躇。而計不得不出於此也。不然。臣駐楚。則臣與楚撫同聚於賊之南。而蘄黃商城之賊。北突光汝。入無人之境矣。臣駐南直。則黃孝之賊。或繇隨棗奔宛南。或繇應山奔信陽。則臣遠不及聞。必有鞭不及腹之虞。且目前商城

山中之流寇。誰爲扼堵。羅息攻城之土寇。誰爲制伏。而况近日商雒有闖入之賊。盧氏有攻城之報。將竟相隔於千里之外矣。臣之初駐光州也。竊計三五日後。不入楚則往南直。乃今酌狡寇之情形。權地勢之遠近。不得不分布兵將於各地。握機運籌於適中。然賊勢飄忽。變易無恒。儻數日之間。再有變局。臣又再酌進止。未嘗拘拘於一定也。伏祈 聖明鑒裁施行。臣無任悚懼待命之至。崇禎十年二月初六日具題。本月二十一日奉聖旨。奏內調度機宜。知道了。楚豫自當兼顧。近報流氛盡突江北。還著確偵情形。視賊所急。星馳援剿。速圖蕩掃。至軍機呼吸原不中制。不必預請。兵部知道。

因病請告并請分設理撫疏

奏爲剿寇事務殷重。微臣衰病難支。謹據實控陳懇祈
天恩俯允罷斥。速議分代。以無誤封疆事。伏念臣行能
譎薄。材質平庸。本非濟世之具。數年以來。跼伏草野。謝
却世緣。一意調攝。僅延殘喘。乃于去歲八月。忽蒙特
恩起用。維時口在近郊。正臣子憤不顧身之日。誼不敢
辭。及趨至京。纔兩旬。而有今官之命。夫理撫兼任。此
皇上非常之恩也。蕩平五省。又今日最難之事也。臣一
言病。則負知遇之隆。而啓諉謝之竇。臣誼之所不敢
出也。故臣于拜命之初。惟矢捐軀圖報之志。期于盡

心竭力而已矣。惟是時勢艱窘，簿書蝟雜，晝夜拮据，無敢偷安，而不自意衰病之軀，不耐煩勞，憂愁之叢集矣。始而胸膈疼痛如刺，兩背沉重如負，猶自勉強撐持，漸積至今，則眩暈怔忡，兩目昏花，神思炫惑，飲食日減，便溺皆血，且將有性命之憂。夫臣之一身，所關者小而臣一身所任之事，所關甚大。臣安敢不據實以陳也。古人三月報政，臣受事三月餘，亦既智盡能索，神疲精憊矣。而土寇之寧靜無期，流寇之披猖如故，臣安得不病。況臣所服者兩人之官也，臣所辦者兩官之事也。前此兩臣皆春秋比臣爲富，而才猷品望十倍于臣，然猶分任

之而不足，豈臣能兼任之而有餘乎。假令當年兩臣在事，一日而各有半日之閑，則臣今盡日而無片晷之暇矣。如各亦盡日之力，則臣當一日而辦兩日之事矣。一日辦兩日之事，或偶一爲之則可，若經月歷時，臣身非金石，安能不病。顧此何時也。理撫何官也，而可以兼任之。有如點簡未到，籌筭未周，卽治臣以罪，亦何救于事。伏祈 皇上俯鑒臣病非託，臣情甚真，將臣罷斥，爲不能仰副 委任者之戒。卽 勅部速議分設二官，早來交代，庶于剿務無誤。于封疆有幸矣。臣草疏畢，見邸報科臣鍾斗寇氛已薄，江干一疏，末段亦有急爲更置之

議。臣深服其持論之當。而更感其洞燭之悉也。無任悚
懼待命之至。崇禎十年三月初四日具奏。本月二十
一日奉 聖旨。理撫重寄。剿寇方殷。王 家楨 著殫心調
度。速奏蕩平。以副委任。不必因人言輒有引請。該部知
道。

盧氏漕米已徵改蠲疏

題為殘邑逋漕設處已完復奉

旨蠲免代為題請移

免見年漕額以昭

皇仁事。崇禎十年四月二十二日

據河南督理糧儲道副使程

楷

呈。本年三月二十三日

蒙戶部劄付雲南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據河南督糧
道程副使呈前事。等因到部。奉批。司查奉此。查得盧氏
縣屢遭寇變。官死民逃。崇禎八年分漕糧四千二百餘
石。無從徵解。業奉 俞旨蠲免一半。餘作五年帶完。今
該道呈稱。先已措處完解。具見急公之誼。至于措完之
糧。而欲改作十年分之數。必該地方撫按據實題 請。

本部方便議覆仍劄該道酌行可也等因呈堂奉批速劄奉此案呈到部擬合就行爲此合劄該道照劄事理即便遵照施行等因蒙此竊照盧氏縣八年未完漕糧四千二百之額本道因部覆森嚴不敢觀望不敢推諉多方設處已全完于未奉 恩旨之前今得蒙浩蕩皇仁恩免一半餘作五年帶完則將本道奏完之數請改爲十年漕額而八年分仍遵 恩旨一半蠲免一半帶完庶如天之仁得實漑于災黎惟望兩院早爲地方題 請本部議覆有據斯殘邑子遺之福矣等因具呈到臣該臣會同巡按河南監察御史楊繩武看得盧氏

一縣每歲額該漕糧四千二百餘石崇禎八年爲流寇蹂躪官死民逃欲責其徵輸則勢必不能矣督糧道臣程楷惕于 功令之嚴不敢怠忽漕務百計措處業代爲之全完嗣後得邀 皇仁免其一半餘以五年帶完垂憐殘邑之苦恩綦渥矣惟是道臣所奏完者乃在恩旨未頒之先茲該道欲將代完之數乞改爲十年之額正所以廣 皇上浩蕩之恩于殘黎耳旣經該道具呈前來相應具題伏祈 勅下戶部議覆施行崇禎十年四月二十五日具題閏四月初十日奉 聖旨戶部知道戶部覆看得盧氏縣連遭寇變官死民逃八年分

未完漕糧四千二百餘石、奉有蠲免一半餘作五年帶完。俞旨、今撫按題稱糧道程楷留意漕糧、業于未奉旨前代民措完逋數。又念皇恩浩蕩、祈移免該縣十年見徵、此其意實爲極救災黎、宜從所請、以彰寬恤等因。具題。崇禎十年閏四月十八日奉聖旨、這盧氏八年分漕糧、旣經完解、所蠲分數、准移免十年見徵、以彰寬恤。

因病請告再懇允放疏

奏爲微臣衰病情真、封疆不堪久誤、謹瀝誠再懇天恩、俯允回籍、別選賢能以早奏蕩平事、竊惟流氛孔熾、幾數十年矣、以數十年未結之局、而欲了當於一朝、此必非常之人、方可成此非常之業、乃譎劣如臣、謬膺是寄、皇上所以寵任臣者、專而且隆矣、臣所以夙夜拮据、感恩圖報者、亦智盡能索、心力殫竭而無餘矣、此自在中外耳目中、非可容臣飾說者、惟是分量有涯、而容受因之、年力有限、而伎倆因之、臣蒲柳之質、今年六十有一歲、衰病侵尋、日甚一日、春暮以來、眼花耳鳴、右

體麻木將成不仁之症。幾有性命之憂。五官不靈。一籌
奚展。以此而欲冀成掃蕩之功。難矣。夫抱經濟之畧。而
憚拯救之勞。臣誼之所不出也。無裨助勦之實。而徒戀
爵秩之榮。尤 聖朝之所不容也。伏祈 皇上俯察臣
病是真。督剿事重。允臣回籍。別選年力精壯。韜畧素裕
者。以充是任。則蕩平之功。可計日而成也。至於中樞條
議。鄖撫兼理。臣居恒每有是言。其見正與臣合。卽如賊
今盤踞楚豫之界。隨賊向往。臣宜移鎮南陽。乃省城當
賊經過之後。民情惶惑。風鶴成驚。昨十五日之夕。忽城
東男婦扶攜歸城。至次早。城西亦然。臣親出郊外撫慰
之。始定。及偵探四出。毫無聞見。蓋兵荒之後。地赤人窮。
訛傳思亂。重地可虞。臣卽欲離省城。不能也。生靈在湯
火之中。安危判呼吸之際。伏祈 廟堂早裁決。一日則
五省早獲一日之安矣。臣可任悚懼待 命之至。崇禎
十年四月十九日具奏。閏四月初四日奉 聖旨。流氛
督剿方殷。王家楨 着一面殫力料理。不得引請弛卸。該
部知道。

三次請告疏

奏爲臣病益篤。臣去當決三懇。天恩俯容。休致以免。誤封疆事。爲照臣曾兩次具疏乞身。未蒙聖慈允放。軍務倥傯。臣不敢不力疾料理。然病因勞而漸深。事因病而漸誤。至於事誤而病愈加矣。目今兩眼昏花。對人不辯。面孔下部酸軟。升降每至傾跌。眩暈健忘。落筆成訛。種種病症。皆心血虛耗。精力衰弱所致。臣平昔多病。醫藥罔效。須閉戶靜坐。始可調攝。今干戈擾攘之際。晝夜拮据。猶恐時日不給。安有靜坐之時乎。臣之一身。不暇過慮。獨是巡撫何官。中州何地。今日何時。而可容一

病夫任之。目前募兵措餉。買馬製器。選將練兵。事務殷繁。卽精明強幹者。尚恐思慮有所不到。計畫有所不周。臣若不亟爲控陳。將竟成叢脞。而釀禍于中州。不淺矣。臣受國厚恩。捐糜圖報。本所自矢。無奈福過災生。力不從心。何也。伏祈 皇上憐臣病真。情非假託。俯念中州重地。不可久誤。容臣休致回籍。速推賢能。早來交代。臣狗馬餘生。倘未卽填溝壑。惟日與白叟黃童。祝 聖壽于無疆而已矣。臣可任惶悚待 命之至。崇禎十年五月初十日具奏。本月二十日奉 聖旨。王家楨剿寇方殷。豈引病弛擔之日。况總理未經交代。亟資調度。應援知道。

著遵旨殫心料理。力圖蕩掃。如或疎誤。責有所歸。該部

留左鎮在豫協剿疏

題爲汝南寇氛孔熾大將遠調非宜謹據實直陳懇祈
聖明俯鑒允留以保殘疆事爲照江北係陵漕重地
一遇警急齊聲呼籲中外震驚不能不慮聖慮之焦
勞此理勢所必然者故臣一聞報卽發標下官兵汪雲
鳳等三千餘名令聽用都司吳宣猷督押前行沿途催
餉於閏四月二十一日自南陽起程據報於五月初十
日到太和計此時已抵皖矣彼中在事諸臣猶亟以左
良玉爲請部議調發奉有明旨蓋江北諸臣止見目
前之急而未知豫中之危部議允調時亦止知有浙川

解圍之報。而尙未見淅川陷城之報也。卽知陷城。猶未知楚中之賊。自南奔豫。江北之賊。復自東轉豫。而光羅商固信息等處。危在旦夕也。目今羅岱以中箭病臥。其兵暫付孔道興統領。駐防內鄉。又分兵壹千。令中軍車登科。剿伊陽之賊。蓋伊陽山中有瓦背餘孽。與土寇構連。劫截致令嵩伊盧汝之間。苦無寧宇。農事盡廢。此車登科之遣。亦必不容已。而千人尙存乎見少也。破淅之賊。潛伏鄖西山中者。眈眈思逞。除先調去川黔兵三千。止剩左良玉三千。合之孔道興兵。併羅岱原兵貳千。纔共計五千。分佈於寥闊寫遠之山城。以支撐數萬之強。

寇尙不免顧此失彼。今一旦撤去三千勁卒。而止留一千。則狡寇乘虛窺逞。勢所必至。試思左良玉督率八千之衆。協力堵防。尙有淅川之失。若良玉去。頓減兵六千。能保地方之無恙乎。此良玉之不可動移也。不待智者而知之。至於信陽山中原有西來賊叛。出沒其中。陳永福兵三千。僅僅貼防。未足交鋒。今復加以楚中大寇。盡數入豫。與叛兵合矣。據安池道稟稱。賊之在皖者。約有十五六萬。前月有五六萬。過英山羅田。向光固商城去矣。是三股大賊。合之不下貳十萬。目今光羅商固被賊圍困。塘報斷絕。而陳永福三千之衆。安能支持。是左

良玉一旅。以之救豫中。猶不暇給。竟舍目前之急。而遠赴賊。未必尚留之處。似非計之得也。又據監軍道戴東旻稟內稱。頃有役自安慶至。係閏四月二十八日來者。云此時皖城已無賊。皖賊盡奔光山信羅間。該道職掌相關。必有確據。蓋賊勢飄忽靡定。今日之調在豫為賊來兵去。在皖為賊去兵來矣。無濟於皖。徒害於豫。此一。時在豫同事諸臣。願留左良玉者。無不有同心也。惟是。懍惕。明旨。不敢少遲。臣移駐許州。催左良玉帶領兵馬。於二十一日到許。二十四日四鼓發行矣。臣面教以途中遠偵確探。如賊在光固。直馳光固。移會陳永福先。

殲光固之賊。隨賊剿殺。如賊復東去。江北事急。便赴江北。務期與賊對壘。勿拘泥文移。向無賊之處。徒疲兵力。擾道路也。但良玉一東。鄖西之賊。定然出山復逞。宛南各州縣。所在寒心。而光羅一帶。今方危如壘卵。更令臣食不下咽。寢不成寐者也。同是。皇上之封疆。同是。皇上之赤子。夫豈有異視焉。罪在臣之病篤昏憤。不敢遽請留也。伏祈。皇上垂念腹心之地。賊多兵寡。勢在危急之際。仍留左良玉在豫辦賊。免赴江北。則殘疆可望保全。卽如今春豫中無賊。臣不難領豫中之兵。盡發江北。臣何敢有畛域之見。更新。聖明垂鑒焉。再照日。

前兵部條議總理兵三萬。豫撫兵壹萬五千。以左良玉一旅分隸總理。臣查總理未設之先。良玉已奉有援豫專勅。本將防豫前後六載。地利既悉。風土人情。更稱最宜。總理之兵將無處不可徵調。以湊前數。留此一。枝。專為中原綢繆計。卽總理之剿蕩。亦未始不資其力。再祈聖明勅部覆議施行。臣無任惶懼待命之至。崇禎十年五月二十六日具題。六月初八日奉聖旨。該部看議速覆。

四次請告疏

奏為四懇天恩亟罷病臣以重剿務事。臣於五月初十日具奏。為臣病益篤。臣去當決三懇。天恩俯容休致。以免誤封疆事。奉聖旨。王家楨剿寇方殷。豈引病弛擔之日。况總理未經交代。亟資調度。應援著遵旨殫心料理。力圖蕩掃。如或疎誤。責有所歸。該部知道。欽此。臣一見邸報。恭設香案於公署。望闕叩頭謝恩。訖。臣不勝感激。益不勝憂懼。伏念皇上以聖明之主。建中興之業。凡挾一材。抱一智者。誰不自慶遭逢。思乘機構會。以期樹立於清時。况臣受四朝參養之恩。蒙皇

奏疏 卷之一
上委任之隆。方自矢捐糜不足爲報。何敢萌弛卸之念。緣臣賦質孱弱。不堪重寄。數月積勞。遂至委頓。臣所以冒昧連牘控陳者。正爲剿務方殷。非病臣所可擔任。新總理熊文燦業已專官敦促。料交代之期。只在此月之內。目今理撫事務。臣雖力疾料理。而承聽之下。見臣病息慊慊。窺臣在事難久。已視爲五日京兆矣。人情向背。不可轉移。若早另推補。俾之耳目變易。號令更新。與今日之疑貳觀望者。取效自相逕庭也。天語煌煌。固已洞鑒臣之或有疎誤矣。臣以庸材負鉅任。夙夜皇皇。何敢自蹈疎誤。顧臣之不疎誤。不獨自勉而已。要以文武

將吏之各不疎誤。相與共成。臣之不疎誤。彼見臣之支離日甚。一日遂至精神渙散。訛傳時興。復欲其同心協力。立奏蕩掃之功。實有倍覺其難者。若待臣疎誤昭彰。罪狀顯著。卽置臣於法。而封疆之事。殊費收拾矣。不如速放臣去。臣旣倖而生全。地方早見廓清。則臣之所冀倖者小。而地方之所獲全者大也。伏祈 皇上鑒臣病苦情真。萬難供職。去留遲速之間。關利害安危之重。准臣罷去。速行另推。庶全豫封疆。奠安有期。而臣之狗馬餘生。悉屬 皇恩之再造矣。臣無任悚懼待 命之至。崇禎十年六月初二日具奏。本月十五日奉 聖旨。

奏疏 卷之一
寇氛未靖。大剿正殷。王家楨著殫力實圖蕩掃。不得以
總理交代有期。引病弛卸。該部知道。

請催援兵并陳合營規則疏

題爲援兵赴豫太緩分營將領太多伏乞 明旨嚴催
併陳合營規則以整行伍以圖蕩剿事。爲照豫中援兵
議調王忠之三千。牟文綬之二千。董用文之二千。蓋廟
堂真見豫中情形。寇多兵少。故爲是萬不得已之計。臣
亦仰體此意。不敢請增。王忠等若從國家起見。亦宜振
旅而前。猶恐後期矣。孰意其不然也。臣一受事。卽遣官
檄催牟文綬矣。乃以山東藩司未發月餉報。臣隨付去
一檄。催山東藩司速發。至今猶未見到也。臣遣官守催
王忠以起程。牌到驛。該驛抄報。臣又遣官沿途申飭。預

奏疏 卷之一
備糧料及禁約騷擾。至今猶未見到也。臣屢檄催董用文。近部議河水未合。應令渡河。奉旨保兵協剿防河事宜。著該理鎮視賊勢緩急酌行。是用文不但防河。亦有協剿之責。至今亦未見到也。豈其明旨赫赫。尚不足畏與。不然。何悠悠忽忽。怠緩至此極也。若左良玉、陳永福、孔道興、江標、羅岱、楊從義、朱文進、大小七將官。非分領各營。見今與賊對敵者耶。臣一受事。知宛南賊勢猖獗。卽委監軍兩道臣戴東旻、張大經督領七將官。合兵赴宛。殲剿。乃左良玉以告病揭帖至。轉委中軍張應元領兵以往。止見過汝州有左兵搶草傷官之報。而未

聞與賊交鋒也。楊從義、朱文進。止見過葉縣兵與毛兵爭槽被殺傷之報。而未聞與賊交鋒也。孔道興。聞前此中矢穿膝。而未聞與賊交鋒也。羅岱。面對臣言。賊不難殺。只是將不一心。而僅有七里河三十六級之報。陳永福。有水河一百六十三級之報。江標。有九十五級之報。又同有周家營生擒七名。斬級九顆之報。而臣未敢信無殺良。駁道嚴覈。尚未確回也。顧惟是斬獲之報。在十二日。而博望掠去舞陽知縣吳應祝之報。在十一日。雖賊中間係縣官。隨卽放還。然而相隔一日。相去二三十里。全無哨探。竟不救援。任賊享賽。若罔聞知。則所稱當

陣斬獲安能必一一皆真賊耶此七將官者豈調度機
宜未當催督檄文未嚴與抑豈向來伎倆已慣點綴便
可報功與不然何躲躲閃閃疎玩至此極也蓋兵分則
勢渙將多則指亂臣請去其五將合爲三營左良王大
將也初多捷功近似自厭當以羅岱之兵合之蓋羅岱
既革職銜宜歸臣標下聽發衝鋒爲圖功自贖之地左
良玉統此五千之兵往來嵩雒之間北阻窺河西扼關
陝南勦登汝盤踞之寇儼然有虎豹當關之勢焉陳永
福孔道興江標三營合爲一營止留陳永福一將官領
此五千之兵往來宛汝之間堵其北渡絕其東馳南助

荆楚之聲援儼然有率然在山之勢焉蓋陳永福曾負
敢戰之名而孔道興宜令休養江標領兵原係暫管者
也楊從義朱文進所領川兵俟牟文綬到日歸牟文綬
統之合爲一營此五千兵往來禹汴之間屬臣標下以
便聞急徵發儼然有居重馭輕之勢焉仍同王忠董用
文左良玉陳永福三股入山搽剿兩股設伏堵殺務淨
掃妖氛而止但得流寇一靖將土寇自息豫寇旣平可
余力注楚此臣區區一念朴誠從實地做起庶幾可望
有效不然臣徒手奔走轉抄塘報可以欺人不可自欺
更不敢欺皇上懇祈嚴勅王忠等星速赴豫到日嚴

整紀律。無如往日之縱軍搶掠。勅左良玉速出督兵合
剿。保全平昔威名。其陳永福以下。再如前逗遛觀望。殺
良冒功。騷擾土民。容臣重則斬首。輕則細打。立刻正法。
務將從前肺腸一洗而新之。至楊從義等。俱革去領兵。
在臣標下。聽有警調發。臣此番會剿之舉。雖驅逐入山。
宛南一時無寇。與楚寇聲氣。使不得通。然而糧料之費。
所過稱苦。斬獲之報。於賊無損。臣心大有憾于將官。太
多。彼此觀望。未遂臣之初意也。伏望 聖明鑒察焉。崇
禎九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具題。十二月初九日奉 聖
旨。上忠等兵已勅部飛檄嚴催。仍著申明紀律。星馳前

赴協剿。如再逗延。叅來重處。并左良玉不許託疾規避。
其合營責成事宜。卽如議飭行。朝廷但課成功。一切調
度。並不中制。將領有觀望怯玩。殺良冒功等情。叅遊以
下。卽以軍法從事。餘俱已有旨了。該部知道。

五次請告疏

奏爲病臣義不可留罪在必逐五懇 天恩亟賜罷斥

別簡賢能以肩重任事該臣於六月初二日具 奏爲

四懇 天恩亟罷病臣以重剿務事奉 聖旨寇氛未

靖大剿正殷王家楨著殫力實圖蕩掃不得以總理交

代有期引病弛卸該部知道欽此臣恭設香案望 闕

叩頭謝 恩訖伏念臣家楨淺衷寡謀力不勝任猥蒙

天語惓惓責之以殫力望之以蕩掃凡爲臣子者自非

有胸無心能不矢捐糜以圖報効顧惟是用舍予奪者

朝廷馭世之大權進退遲速者臣子居身之大節權以

奏疏 卷之一 總理 五三

斷而歸於當節以審而成其決則臣區區犬馬戀主之心真有欲少遷延而不可得者蓋揆之皇上委用之初意而惶懼無以自容也臣叨冒卿貳例不推巡撫拜命之初意重在理乃數月之拮据茫無成效流氛之熾愈見蔓延則臣罪之宜罷也當不再計而決矣若以理見推而以撫居官則節鉞之重祇爲匿短之資臣清夜自思愧懼交集何能覲顏以強居也且督撫體統稍異臣領勅書內載以總理體統而行今既專撫則禮節之間仍舊既見以爲乖方更易又殊覺其倒置此衣冠瞻視關係地方者頗重不肖以臣繫戀一官之私致有

褻越者也况自臣受事以來人言屢及若笑罵繇人而好官自我則頑鈍無耻何以臨吏民之上恐三軍之士且心輕之而欲其法令之整肅也難矣有此三者卽精明強幹亦難適於用而况臣之病勢日沉形神俱憊心血久枯肝氣虛損而膽力因以衰弱晝夜兢懼若有禍害之至前轉瞬遺忘安覩制勝之遠畧卽如近日臣自汝寧赴省方及許而又往南陽方駐南陽而確汝蔡西賊復闖入矣內浙鎮鄧危如累卵開歸空虛震動可虞兵寡路遙徵調不至臣病息淹淹無能淨掃狂氛以副聖明之倚任而商城告急靈陝告急竟付之不可知之

天○至○募○練○一○事○急○如○燃○眉○亦○但○以○文○移○催○之○數○百○里○之○
外○不○能○一○至○省○會○親○為○訓○練○則○前○此○之○耽○閣○不○少○後○此○
之○叢○脞○更○多○臣○之○千○罪○萬○罪○無○可○為○贖○而○封○疆○之○一○誤○
再○誤○何○堪○嘗○誤○伏○懇○皇○上○軫○念○中○原○重○地○將○臣○卽○日○
罷○斥○別○推○才○望○來○克○是○任○則○兩○河○生○靈○有○依○而○微○臣○一○
身○為○輕○矣○臣○可○任○恐○懼○激○切○待○命○之○至○為○此○謹○具○奏○
聞○伏○候○勅○旨○崇○禎○十○年○七○月○二○十○四○日○具○奏○八○月○
十○三○日○奉○聖○旨○王○家○楨○奏○內○事○情○該○部○看○議○速○奏○吏○
部○覆○看○得○河○南○腹○心○重○地○寇○盜○四○集○聖○明○特○簡○兵○部○
左○侍○郎○王○授○以○總○理○專○剿○五○省○流○寇○其○權○綦○重○而○其○責○

任○亦○未○易○副○也○後○有○大○剿○之○舉○而○以○理○臣○之○任○專○之○熊○
文○燦○則○家○楨○在○河○南○是○有○總○理○之○名○而○實○為○巡○撫○之○官○
名○實○既○不○相○副○體○統○又○難○整○肅○誠○有○如○家○楨○所○言○者○况○
本○官○屢○以○病○請○情○亦○非○假○當○新○理○臣○大○剿○之○時○中○州○重○
地○留○此○若○進○若○退○之○官○恐○致○耽○事○合○無○准○其○回○籍○調○理○
另○推○撫○臣○受○事○而○以○巡○撫○之○官○管○巡○撫○之○事○則○事○權○一○
而○責○任○專○戢○寧○地○方○有○攸○賴○矣○伏○候○聖○明○裁○奪○崇○
禎○十○年○八○月○十○六○日○吏○部○尚○書○田○惟○嘉○等○具○題○本○月○十○
八○日○奉○聖○旨○王○家○楨○准○回○籍○調○理○員○缺○速○推○才○望○堪○
任○的○來○用○

太倉錢糧疏

為太倉錢糧虛懸逐款須着實地伏乞 嚴勅清查以

杜弊竇以服人心事竊惟今日在財用積匱之後值羽

書狎至之時而以臣之愚昧代庖部事又兼攝倉場以

故旦夕拮据寢食弗寧每遇簿書到手加意搜查忽于

五月初七日管理銀庫主事陳賓盛王裕心交代事竣

以交代文冊送部臣因細查其冊內所載銀數蓋欲的

知其庫藏之虛實以為酌劑盈縮之地也而冊中實在

項下開載銀三十二萬六千三百七十四兩有零臣一

見之不勝沾沾喜即問邊餉司郎中張鵬翀庫貯如許

何云一空。鵬翀亦不知其所以然。卽促賓盛裕心至衙門。備問之。始言三十餘萬。爲相沿之虛數也。臣謂銀數何能虛懸。始言支放出庫。執結未到。無憑開銷也。臣謂執結何難查取。始言執結出於領銀之人。銀既到手。執結遂緩不經心也。臣謂未有執結。如何發銀。始言時迫事急。不得不發。而歷年相沿。非一日也。臣于是諭以速取執結開銷。倘執結不到。其中有別弊者。該庫卽據實開報。以憑叅處。臣除一面催取執結。仍一面冊送司查。此太倉清查所自始也。越數日。而科臣劉安行有疏叅糾奉。旨嚴查矣。夫清查實始自臣。而自萬曆四十五

年以迄於今。經管之年月。支放之卷宗。一查了然。惟有遵旨同科臣實加磨勘。而何敢再有贅說。以賣天聽。乃科臣劉安行回奏。復奉有嚴旨。臣又何敢無說而處此。蓋科臣之叅。所據者查取執結之手本也。手本內描寫光景。言庫無實銀。締懸虛數。至三十五萬之多。科臣爲國忠肝。一見安得不叅。叅之誠爲有據。但錢糧須歸實地。而後清查得法。纖悉畢露。卽就手本窮之。亦可見其大槩。手本內工科於天啓五年十月。支天啓五年秋季俸銀三十一兩一錢。夫至十月而支秋季。至今猶列預支之內。則預支二字之義。亦可見其大槩。蓋

執結未到而發銀。卽名預支。雖其中甲先支乙。不敢謂其全無。然類工部之俸者實多。今日若不直窮到底。則真作奸弊者。且得借口展辯。臣謂清查之法。自以執結爲主。夫年例則有當日領解之官。俸銀則有各衙門造支之簿。若非實領銀去。誰肯出一執結。執結至而巡視補掛補銷者。則錢糧懸虛之故。果爲執結不到。無他弊也。執結查取不至。而巡視不准補掛補銷者。則其中情弊。亦自水落石出。而神奸不能遁其形矣。欸欸稽查。件件着實。而後弊竇可清。紀法可明。科臣有聞必告之初意。微臣見冊卽查之苦心。皆可不負。聖主之勵精矣。

又科臣劉安行條陳一疏。奉有九卿科道會推精明心計之臣三四員之旨。臣捧誦天綸。夙夜躊躇。乃於代庖文移之間。事體商確之際。司官中得於真知者。列名上聞。練達勤敏。則山東司郎中范鑛。博大宏遠。則福建司主事張元佐。精詳執持。則雲南司郎中楊國柱。此三臣者。皆可備異日大用之選。無難於目前會計之役也。此外不乏表表。而或有專差。或無指實。臣不敢濫及。至於會推別衙門之臣。應屬吏部爲政。臣部難以越俎。伏乞勅下科臣劉安行。併巡視科臣鍾炆。道臣馬如蛟。將前所叅太倉虛懸銀三十六萬餘兩。嚴加清查。

先取執結。其無執結者。查經管何官。支領何人。着落完
追。依律叅送。卽着臣衙門司官范鑛等三員分理會計。
其別衙門心計之臣。仍着吏部會推。則錢糧之弊永絕。
而清查會計。悉得其當矣。臣無任悚懼待命之至。

軍興裕儲宜亟疏

題爲軍興裕儲宜亟餉額匱乏可虞懇乞 聖明速勅
計部酌盈虛清耗蠹以濟危疆事專理新餉山東清吏
司案呈崇禎元年四月初六日奉本部送戶科抄出督
餉省直巡按監察御史劉重慶題前事等因本年四月
初一日奉 聖旨朕念切封疆發帑已有旨了遼餉原
有舊額幫支各色卽着改正稽核兵馬清查耗蠹爲目
前急着說得是着該部設法嚴查作速議覆戶兵二部
知道欽此欽遵抄出到部送司除舊餉幫支改正另覆
稽核兵馬聽兵部酌覆外所有清查耗蠹相應摘覆案

呈到部。看得自有遼事以來。眉攢窘乏。日議措餉。日擊虛冒。日議清餉。不啻穎禿唇焦。而卒未見一措之果。足用一清之果。覈實也。然在歲左支右吾。尚可撐持旦暮。積至今歲。窘乏極矣。蓋以黔蜀用兵。割餉如許。而山東島餉之留。南庾事例之留。粵東鹽鐵之留。誰非新餉額數。有定之入額。正苦漸削。而無定之出額。更若漸增。姑不敢一一瑣陳以瀆天聽。卽以關門論。舊歲五月以前。原係關內外總發。每月止餉一十七萬五千。自寧遠另設餉司。關內支八萬三千。關外支十萬矣。臣部月月照數措發。未敢有違。乃關外于原額十萬之外。有加無

已。自去歲八月至十月。多借發過馬乾銀四萬兩。作月餉未足也。又復請找月餉三萬五千矣。自十一月至二月。又請找月餉八萬矣。且稱從此後每月餉額。應須於十萬之外。加二萬矣。臣部方勉奏於額中。該鎮復求多於額外。臣部方幸完一月。便了一月之局。該鎮復且收一分。止算一分之找。月來索餉之文。不曰臣部欠該鎮月餉一二十萬。則曰該鎮缺兵餉三兩月。聞者皆相顧動色。而不知臣部于正額之餉。未常欠。卽該鎮于原額之餉。亦未常缺也。增者日增。誰爲止定之期。解者雖解。終無不欠之日。而臣部仰屋持籌。如杞人憂天。精衛填

海亦何濟于緩急之數哉。多多益善。在邊臣自有定畫。臣部何敢越俎而譚。第以月計。二萬有零。不見其多。以年計。二十五六萬。亦不爲少。臨渴難掘。無米安炊。萬一事有不測。致悞封疆。盡委之于臣部之欠餉也。不幾以額外之增加。而貽臣以莫贖之罪戾哉。督餉台臣。身膺餉務。其於兵食盈縮之數。與夫庫藏虛實之源。業已洞若觀火。且原奉勅書內稱。遠左道將并聽弔查。則今日之奉旨。清查耗蠹。固其職掌也。前臣復鄖陽撫臣梁應澤疏請察餉者。并察兵。亦奉有俞旨矣。伏乞皇上嚴加申飭。督餉御史遵照弔查原勅。并臣部原

題察餉并察兵事理。會同督撫司道。設法清查。何項當增。何項當減。額定兵數。以爲臣部餉數。仍於事竣之日。照例奏繳舉劾。庶耗蠹自清。兵需自裕。臣部免受欠餉之虛名。榆關永奏飽騰之實效矣。等因。崇禎元年四月二十七日具題。五月初一日奉聖旨。是

事例歸還戶部疏

題爲事例歸還臣部欽承

天語傳宣懇乞

勅議畫

一之規則督理之專官以便開納以塞弊孔以重國用
事竊惟積匱而至于今日。蓋勢窮理極。更張變通之會
也。自臣代庖以來。臺省連章而陳。聖主焦勞而慮。有
不以財用爲第一義者哉。然而舌敝穎禿。終無救于燃
眉之急。臣亦嘔血廢寢。終無當於責成之誼。昨于二十
七日。召對平臺。蒙 皇上簡出臺臣吳玉錢糧三空四
盡一疏。科臣黃承昊錢糧蠹耗已甚一疏。命二臣朗
誦。傾聽而詳詢之。一時諸臣無不仰窺 皇上銳治

太平爲足食足兵圖經久宏規矣。已而閣臣體皇上德意。謂臣部缺餉。關繫九邊安危。事例歸還。可濟一時實用。蒙皇上俞允。傳旨今後事例。盡歸戶部。于時閣臣稱謝。臣亦致詞叩頭謝訖。蓋事例一項。莫非公家之財。總充公家之用。先年邊疆無事。則借三分以濟大工之急。大工告成。則還本有以。解封疆之危。卽工部與臣部。亦何敢不以皇上之心爲心。而篤同舟之誼。化畛域之見哉。雖德陵興造。然累朝相承。有一定之常經。歲月少假。更堅久之易施。其餘一切工費。計自可取辦于四司之料價。而無不可徐待于百方之那移。

也。惟是年來兩部爭開事例之條款。不免混雜。奸弊之叢生。殊欠清楚。今旣歸臣部矣。則逐款再加斟酌。督理再加專官。尤所以澄源塞流。而不負宸衷軫念。匱乏之至意也。况臣家楨以左侍郎理邊餉矣。添設右侍郎一員督理錢法矣。而右侍郎一員。獨無所事事乎。且事例上納。亦原有承行之司。則堂屬無煩另設。一擬議而自定矣。至于臣部錢糧。絲毫皆出自外解。而嚴催外解。惟恃有考成一法。乃考成之後。停陞禁調。實屬吏部爲政。雖銓臣體國公忠。無不同心。倘偶或照管不到。則臣部失其權矣。周以冢宰制國用。漢以丞相領度支。良有

淡意。此又須煩。天語一番申飭。始得法令一番整肅。耳。蓋真循良者。自不以撫字格催科。而置國用於度外。斷非龔黃之選也。伏乞 勅下吏工二部。官員陞轉。務要照管考成。大工事例。當以奉 旨之日停止。仍乞 勅下臣部。將年來開納條例。細加斟酌。務期名器慎重。而不濫。人情樂趨而不阻。仍將專官董理一切事宜。擬議 上請奉 旨施行。則財用充。事權一。而 聖主之焦勞。庶可少紓矣。臣無任悚懼待 命之至。等因。崇禎元年六月三十日具題。七月初三日奉 聖旨。是即便酌定條例具奏。

事例歸還再疏

題爲事例歸還臣部欽承 天語傳宣懇乞 勅議畫一之規則督理之專官以便開納以塞弊孔以重國用事崇禎元年七月初七日戶科抄出該臣題前事本年七月初三日奉 聖旨。是即便酌定條例具奏。欽此。欽遵抄出到部。爲照生財止有此數。用之得其當。則漸盈立法存乎其人。酌之協其宜。則可久。恭遇 皇上洞悉臣部之苦。乃於召對之日。慨然 天語。以事例盡歸臣部。環侍諸臣。靡不服 睿照之神。宸衷之斷。以有用之物力。專用之以濟度支之窮。真所謂用之得其當也。

臣謹仰遵 明旨。搜查本部原行事例。歷年新舊款項。再加尋繹。細爲增損。務使上無濫於名器。下無碍於人情。以及提綱振目之方。釐奸剔弊之法。一一開具條議。并事例款項書冊。進呈 御覽。斟酌協宜。法期可久。則臣所爲夙夜黽勉。不敢怠遑。以報 聖恩者耳。伏乞 皇上詳覽。 勅下臣部。以便申飭遵守。一肅事權。天下事有一番振刷。卽有一番振刷之利。須得一番振刷之人。蓋職端則神無紛營。權重則事無傍撓。應如臣前疏。事例歸併之後。董以本部右侍郎分理。以山西司郎中。蓋事例原屬該司承行。今不過以右堂總督之員。不另

設。役不重添。事不紛更。而振刷有人矣。其中不盡事宜。聽堂司兩臣多方料理。加意搜剔。非以鬻爵之陋而褻卿貳之體。蓋以理劇之任而分司農之勞也。應否給與關防。伏祈 聖裁。一廣歸併。工部歸併臣部。旣奉 明旨矣。仍有分行於省直。續開於邊方者。一以從援納之便。一以濟轉運之窮。乃省直日日起文轉咨。而此項錢糧不見有解部者。今後應令省直止留吏農承差一例。地方上納。其餘盡行給文赴部上納。卽吏農承差亦必經繇臣部。各省直將納過吏農承差。按季造冊報部。其銀亦按季照數解部。解銀到日。方與轉咨。如地方遠近

不齊。頂叅在先。解銀在後者。以頂叅之日。準其實歷。異日吏部撥該辦題冠帶上卯。必以臣部咨文爲準。至于邊方本色之例。尤屬弊藪。援納員役。賄營奸弁。一紙收單。餉司卽與給文。臣部卽與轉咨。徒以飽貪弁而濫寇裳。究竟何得束芻顆粟之用哉。此後總宜一切報罷。盡歸臣部者也。伏祈 聖裁。一酌南例。南戶部協濟臣部銅本內有事例之十萬兩。乃事例常開。銅本常欠。今且以南庾空匱。議留崇禎元年事例一年矣。今後應令南部止留南監一例。納銀南部者。卽入南監。不得復改北監。其餘一切事例。自崇禎二年停止。盡歸臣部。而銅本

之取足事例者。容臣部另行設處。亦不必再煩南部矣。伏祈 聖裁。一停新例。臣部又有新餉司事例。大約如舊例。而名曰東征銀。納新庫。今兩部猶且合一。一部豈容分兩。以後此項俱宜停止。盡歸山西司。盡納銀入太倉。以省頭緒之紛亂可也。伏祈 聖裁。一清濫觴事例。原權宜濟邊之計。年來漸開漸廣。流於濫觴。如鬻序黃堂。盡是生財之地。登壇授鉞。幾開入貲之途。合行清汰。以砥狂瀾。臣取新舊事例。徹底查核。中有干碍 國體官常者。盡行刪削。就舊例而斟酌增損之。寧濫勿濫。庶於理財用。惜名器。兩不相刺謬也。伏祈 聖裁。一革量

減事例有量減之陋。因戶工分行互開寬假之端。工先十減其五。戶因之。工又十減其一。戶亦不得不因之。近於互市之肆。減價招徠。幾成笑柄。不辱國體而褻衣冠乎。今既歸臣部。則前項陋習。可以不踵。應俱照款開數目實銀上納。永不許復開量減以行市道者也。伏祈聖裁。一清假冒。雜流官員實歷之外。盡是輸貲。宜無別竇也。乃有一項恩典名色。或各官門客書役。或白丁營謀囑託。僅得一吏劄。竟討各衙門移文。盡以効勞行頭。題授品級冠帶。吏部註冊。卽以恩典係之。此何制也。夫品級冠帶。拜官有日。實歷者累年累月。輸貲者累千累

百方叨一命之無從。乃此輩曾無一日之勞。一金之輸。儼然凌二者而上之。情同假冒。法應汰澄。此非仰藉天語申飭。安有禁止之日。然未題者。宜禁絕于未然。已題者。宜安置於既往。合應責令赴臣部。各照本等職級。如例納銀。完日移咨吏部。方准上卯取選。此亦酌情法之平。而杜假冒之漸也。伏祈聖裁。一重咨序。事例紛雜以來。各以神通競晷躡等。而拔先徑選之例。亦無所用之。巧速拙遲。令人徒爲咨歎。今當銓法公明之日。乃尚容傀儡伎倆乎。以後臣部出咨之序。一如納銀之先後。卽徑選拔先。亦各如納銀之先後。吏部收卯出序。亦

各如臣部咨序之先後。此亦持平之法。應爾。非止以鼓
樂趨之人情也。伏祈 聖裁。一平執爭。臣遵旨條議。間
見署工部事侍郎臣張有疏。內稱宜暫留年餘。俟陵工
典禮告竣。聽戶部請併而科。臣張等亦相繼以爲言。雖
天語煌煌。告播中外。臣部亦何敢不善疑承。而虛 皇
上德意耶。請於前奏繳冊內。照戶七工三之數。明註應
分工部若干。按季照數分發工部。如工部臣所請。俟陵
工典禮告竣而止。則既可不停 明旨。亦可不失諸臣
詳慎之意矣。蓋工部四司料價等項。每年約二百餘萬。
兩年來事例有餘。任外解拖欠。今再俟年餘。則考成之
法可行。而外解不欠。應用當自裕耳。伏祈 聖裁。等因。
崇禎元年七月十五日具題。十八日奉 聖旨。事例着
一一如議行。俟陵工典禮告竣。併歸爾部。其分理大臣
收受公所兩部司官。并未盡事宜。着開寫來。便入勅諭。
該部知道。

事例乃曩世舊且之法而公亦不能革止
其可謂在如善者六矣如之何與

事例歸還三疏

題爲事例歸還臣部欽承 天語傳宣懇乞 勅議畫

一之規則督理之專官便於開納以塞弊孔以重國用
事崇禎元年七月二十日戶部抄出該臣題前事本年
七月十八日奉 聖旨事例着——如議行俟陵工典
禮告竣併歸爾部其分理大臣收受公所兩部司官并
未盡事宜着開寫來便入勅諭該部知道欽此欽遵抄
出到部臣看得軍國典禮悉屬重務而緩急久暫自有
權衡故事例之歸併臣部也急封疆也俟陵工典禮告
竣之後也酌期限也在工部樂於暫分在臣亦願姑待

蓋宸斷足快輿情。而睿慮又極周到矣。卽臣前疏平爭執一議。竟照依工臣之疏。給以三分。一年請停。又恐不足。取信工臣。以按期奏繳實之。亦以兩部公收。三七分用。不但調劑於多寡之間。實可杜從前趨避之路。絕向後假冒之孔。臣兩部均受其賜矣。謹遵旨將分理大臣收受公所兩部司官。併未盡事宜。逐款酌定。伏乞聖明。併臣部前疏條議。採入勅諭。其先呈御覽例款。刊咨工部。一體遵奉施行。臣不勝隕越待命之至。一分理大臣。看得事例最易滋弊。大司農不過據司呈堂移咨各部而已。其中瑣屑之處。精神勢不暇及。

應如臣前議。以臣部右侍郎總其事。山西司將出過庫帖。太倉庫將收過銀數。每五日一造送。聽其逐加覆覈。然後十日一冊。咨吏禮兵等部。凡各部題授上卯。取選咨送等項。取正堂咨文。右堂咨冊。比對無差。方據准行。仍十日一冊。咨工部查覈。收納銀數。其按季奏繳。已奉明旨。伏候聖裁。一收受公所。看得戶七工三。屢經詳議。竟成畫餅。以兩部分納分收。兌商發餉。色數不免低昂。人情致生趨避。今查有燕山衛公署一處。議兩部經管官。每逢五逢十。齊集其處。經收事例銀兩。巡視太倉節慎庫。科道官四員。輪流巡視。逢五則兩科臣。逢十則

兩道臣。其收過銀兩。當日合算。以七分入太倉庫。以三分入節慎庫。往日低假等弊。不許借口通融。分毫寬假。伏候 聖裁。一兩部司官。看得事例原有經營司分。凡援納員役。赴臣部山西司投文。該司查例。印給庫帖。赴巡視科院掛號。然後赴庫納銀。此舊例也。今既公所收受。其給帖掛號。照常遵行外。收銀之任。應以臣部太倉庫司官。工部節慎庫司官。管收事例銀兩。蓋主之以臣部堂官。自宜承行。以臣部司官收銀。分入兩部銀庫。自應經收。以兩部司官。至如効勞官吏書皂。不許濫加。一名。則官不擾。而法不偏。莫便于此。伏候 聖裁。一未盡。

事宜。看得事例。經臣酌定後。就舊例中刪者十三。留者十七。批陋似已清汰。今既奉 旨。一一如議行矣。目前兩部應有同心。無虞掣肘。以後在事諸臣。止許清查。不許增添。其刪去等例。如朦朧復准者。以違 制論。倘奸商奸書。營謀兌支包攬。生支節者。以律叅送。從重究處。伏候 聖裁。等因。崇禎元年七月二十一日具題。本月二十四日奉 聖旨。這事例四款。并該部前奏。俱依議行。還候勅諭發下。以便遵守。

催正卿速任疏

為代庖叢脞日甚正卿簡用得人伏乞 天語勅諭速
任以彰 特恩以無悞國計事竊惟司農一官掌握天
下之財賦提衡九邊之命脉其表率則十三司大小五
十四差也其文移直省司府邊腹督撫以及在內大小
衙門也其主持酌劑則盈虛生耗之數出入緩急之宜
也蓋其任至重而其事甚繁即在優游無事之日猶必
以尚書總理而以左右侍郎佐之又特設總督以管倉
場填設侍郎以管錢法蓋屈羣策集眾智而後職乃舉
耳況今何等時乎三空四盡之餘仰屋而歎口訖軍謀

之報相迫而來。卽額員不缺其一。猶不免有襟肘之虞。蓋時勢之偶艱。而幹理之不易矣。夫以重若此。以繁若此。以五人肩之。而尙難若此。今竟以付之臣之一身。臣卽夙夜在公。心血盡嘔。尚恐精神疲。耳目亂。而況臣才原中下。力甚綿弱者乎。故自三月初五日。前任尚書郭允厚出京。以至於今。已三月有半矣。而外解杳如呼庚踵至。實此之因。甚至煩。聖主之切責。耗。天府之儲蓄。則臣部之廢弛極矣。乃新推尚書畢自嚴。輿望翕然傾服。生節自有妙用。倘得蚤到一日。庶蚤免一日之窘急。況荷。皇上。特勅擢用。聖主急需名碩。至意亦。

旣曉然於中外矣。不俟駕而趨朝。分誼宜然。至於總督倉場李起心。奉。命已久。去京甚近。右侍郎李成名。錢法侍郎孫居相。憫時有年。促裝無待。俱望其刻期就道。無戀戀田里爲也。伏乞。天語。欽定限期。俾尚書畢自嚴等。各遵前來到任。則共濟時艱。所裨於軍國者大矣。臣無任隕越待。命之至。

宿疾馴增疏

爲宿疾馴增心計日短伏祈

聖鑒允放以全餘生以

無悞軍國大計事該臣於初三日具疏乞休初六日奉

聖旨

云

欽此竊惟臣以草茅賤士樗櫟凡材幸而瞻

依云聖明感荷知遇犬馬戀主之忱豈容自己惟是人

臣事君要於能致其身身苟不保何以自致臣之病非

一日之病也兩任澤國以濕侵熱蒸焉而病中於脛膝

三任衝邊以敵驕軍饑焉而病成爲怔忡丙寅叨移今

官方謂前有大農後有司屬或可以畫諾藏拙而不意

承乏署篆積匱難支愁腸千結心枯氣短目今頭眩目

昏四肢軟憊。延醫診視。謂爲積勞憂苦所致。非靜養經年。必有性命之憂。臣聞斯言。戀闕之思。與首丘之念。並結於中。不覺胸益鬱悶。而病益沉重矣。伏乞皇上鑒臣病苦情真。允臣回籍以就調理。倘一日未填溝壑。猶得與田夫野叟。歌詠太平。而沐戴君恩。與天無極矣。臣下情無任懇切待命之至。

臣病難痊疏

奏爲臣病難痊。臣職難供。三懇天恩。允賜生還。以明

止。足以全優渥事。該臣再疏乞休。於初十日奉聖旨。

邊疆多事。國計方急。王家楨已有旨策勵供職。不准辭。

該部知道。欽此。臣惟今之時何時也。正所謂有道則見貧賤則耻之時也。況臣以碌碌凡品。蒙皇上忠蓋之褒者。至再捐糜圖報。臣之分也。臣之志也。顧人之受鑄於天者。有一定之器量。臣不自意至於今。而臣之器盈矣。雖欲勉爲承載。不可得矣。臣之積疴。備載前疏。連日以來。益以脾瀉。飲食頓爲減少。步履需人扶掖。臣卽戀

戀不肖卽去。尙能爲。皇上權出入之衡。佐軍國之計。乎。思及於此。臣病益增。臣懼滋大矣。目今尚書畢自嚴。已到。又有右侍郎李成名佐之。兩臣才望。勝臣百倍。雖邊疆多事。而籌計不患無人。伏祈。皇上俯鑒。臣病甚真。臣情甚苦。允臣回籍。則首丘之願。遂進退之節。明從此有生之年。莫非。皇恩之賜。臣無任悚懼待命之至。

司官私恨疏

爲司官私恨情真。微臣心事易明。謹再控訴仰祈。聖慈洞鑒。事。寧遠管餉郎中王楫。奏臣封貯新餉四十萬。堅不肯發。臣遵。旨具疏。造冊回奏。訖。正靜聽處分間。忽聞王楫又有疏論臣。臣不知疏中何語。但不得不具疏自理。伏祈。皇上垂聽焉。夫至寧遠之缺餉也。臣何敢謂其不缺。如其不缺。半載以來。皇上之所焦勞。舉朝之所畢智而竭慮者。何事乎。顧缺之事理。亦自明白。其一爲入額之縮。至一百二十萬。往年或有別項可以接濟。今搜之以至無可搜。那之以至無可那。而襟肘畢

露。瓶。罍。俱。空。此。其。缺。在。始。議。兵。者。之。未。善。也。其。一。爲。外。解。之。遲。自。遼。事。之。加。增。兼。大。工。之。搜。助。小。民。之。皮。骨。無。餘。司。府。之。庫。藏。如。掃。矣。以。入。覲。之。往。返。致。徵。解。之。耽。延。故。公。檄。私。札。頴。幾。爲。禿。差。官。遣。吏。項。背。相。望。借。天。語。之。森。嚴。兼。責。成。於。撫。按。而。七。月。以。後。始。有。源。源。之。象。此。其。缺。在。直。省。之。未。能。同。心。應。手。也。至。去。歲。八。月。始。增。之。二。萬。臣。於。本。年。四。月。二。十。七。日。具。疏。內。言。臣。部。方。勉。湊。于。額。中。該。鎮。復。求。多。於。額。外。臣。部。方。幸。完。一。月。便。了。一。月。之。局。該。鎮。復。且。收。一。分。止。算。一。分。之。找。萬。一。事。有。不。測。致。悞。封。疆。盡。委。之。臣。部。之。欠。餉。也。不。幾。以。額。外。之。增。

加。而。貽。臣。以。莫。贖。之。罪。戾。哉。今。不。幸。言。而。中。矣。積。至。今。而。該。鎮。所。指。欠。數。找。補。實。居。強。半。此。其。缺。在。內。鎮。輕。於。議。增。而。該。鎮。便。於。因。循。難。於。割。斷。也。向。者。插。口。滾。入。軍。餉。無。措。皇。上。以。不。預。備。責。成。矣。臣。惕。於。天。語。之。凜。凜。每。履。風。夜。之。遑。遑。顧。預。備。之。法。不。過。於。發。解。之。間。少。爲。存。留。別。無。點。鐵。之。術。也。乃。留。新。餉。數。萬。於。數。日。之。間。舊。餉。一。至。而。卽。發。寧。餉。纔。發。而。變。聞。矣。卽。前。此。通。國。之。議。莫。不。謂。宣。大。地。近。插。口。勢。兇。京。師。何。地。庫。藏。可。爲。一。空。假。如。雲。谷。無。事。臣。留。此。何。用。而。不。亟。發。之。寧。遠。卽。臣。留。此。備。插。而。此。心。亦。何。敢。瞬。息。忘。寧。遠。耶。此。臣。區。區。一。

念。可以告。君父。可以質幽獨者也。故曰臣之心事易明也。乃王楫所淡怨積怒於臣者。委在定差一節。蓋寧遠之地。人所避也。先是九江差未出。王楫具呈求去任。尚書郭允厚預註。允厚批不便預註。則允厚已不允其請矣。王楫借此呈以匿其名。而寧遠議差開俸。列楊應宿爲首。陳賓盛次之。宿與盛皆言俸不應去。而不明言其故。及議九江差。又開俸。而王楫爲首。應宿居二。賓盛居三。劉漢居四。臣批云。俸有俸序。差有差序。蓋寧遠差先出。則首俸爲楫。空運差次出。應屬應宿。管庫差又次出。應屬賓盛。九江差未出。應屬漢也。臣之意順序旣公。

而應宿等皆南產。楫係北人。人地又各相宜。楫一時亦屈於公道。顧置人危地。楫前疏亦自吐之矣。皇上試思楫非恨臣。何所迫之。而一疏再疏。信口詆謗。不少置也。果實爲缺餉而變也。楫正司餉者也。軍士何不向楫索。而向撫臣索也。鎮臣與餉全無干涉。何以同唇也。通判猶云管餉。而推官何以同唇也。川兵獨饑。而遼兵又不饑耶。楫所駐中右。聞亦有兵。亦不饑耶。楫近日揭中。有庫貯數十萬。此時盡發之語。豈寧庫可貯數十萬。而京庫不可貯數十萬耶。且寧城本色尚饒。豈不足救饑耶。近日各衙門傳有寧遠小報。內載亂軍告示。及搜劫。

銀數則致亂自有因也。當寧變初聞，臣所懼在封疆及門開譚定。臣所思在撫臣之性命。乃今撫臣不起矣。而臣尚覲顏班行，非同舟共濟之誼。伏祈皇上罷臣，以慰撫臣於地下，以謝王楫之彈章。倘皇上垂憫臣四篆拮据，苦勞半載，時勢孔棘，智術短淺，准臣以病回籍。此浩蕩之恩，非所敢望也。臣無任悚懼待命之至。

撫甘請餉疏

題爲二運斷絕日久士卒脫巾可虞懇乞聖明軫念衝邊勅部速發年例銀兩以解倒懸以安軍心事爲照守邊需軍養軍需餉蓋自開疆以來盡九邊而然矣顧戰款異局也遠近異勢也常變異態而緩急異情也廟堂之上洞照而調劑之斯行伍免庚癸之呼邊疆無肘襟之困矣乃今甘鎮何如也東北銀定反成賓妻諸敵抱積年累世之憤伺間而思逞西南古六乞慶三保諸敵負封豕長蛇之勢陽順而陰逆凡此營堡軍士晝夜哨防寢不解甲眠霜卧雪膚裂指墮主戰之地苦楚

莫可名狀矣。且一線之路。達於關陝。商賈不至。舟車不通。溝壑相接。磽瘠鹵濕。地鮮可耘之壤。人鮮稼穡之能。月餉而外。無可資生。亦其勢所處者遠也。况自口口構釁以來。烽火幾無虛日。警報一傳。據鞍出堵。語云。壯士臨陣不死。卽傷。奈何以枵腹當之。夫餉。常數也。戰事之變也。緩予其所常得。而急驅之以應變。是孝子順孫所未肯自致者。而望之無所知識之愚軍。豈不難哉。故以今日之情狀。圖目前之急著。卽士飽馬騰。猶慮不能銷強敵之惡焰。乃見有身無完衣者矣。有鳩形鵠面者矣。有貌同乞丐。奔伍逃亾者矣。近據分巡西寧道副使陳

陛呈稱。見在庫銀九千兩。不足一月支放。時值春防。狡寇蠢動。東西設防。行糧料草。將何支應。萬分緊急。等因。又據分巡西寧帶管分守道副使陳陛呈稱。涼州庫貯銀止有四千三百三兩。二月尚該不敷銀六千九十六兩零。以後月餉全無。等因。又據肅州兵備道副使吳暉呈稱。見貯銀三千三百兩。每月應放餉銀四千三百六十餘兩。不湊一月給放。各軍嗷嗷待哺。監收官束手無策。等因。又據西寧兵備道右叅議梁廷棟呈稱。西寧倉庫並無貯有京民二運餉銀。方今敵勢猖獗。兵馬單匱。饑軍嗷嗷。本道目擊匱乏。束手無策。等因。各到臣。臣所

屬五道。不數日之間。而告餉之文。四道狎至。莊浪距鎮城更遠。雖尚未有申文。而匱乏景象。固可槩見。臣念自受事以來。所爲心血畢嘔。而且夕圖維者。在於禦敵。乃今內弭比外捍尤急。強敵壓境。饑卒荷戈。臣食能下咽乎。查臣鎮京運。自萬曆四十二年。起至天啓四年止。欠銀五十八萬三千四百有奇。民運自萬曆四十七年起。至天啓四年止。欠銀七十二萬五千二百有奇。京民合之。共計欠一百三十萬八千六百有奇。天啓五年分京運。則已題未發者。一十三萬二百有奇。民運則守催未解者。一十一萬四百有奇。一年之中。合之又欠二十四

萬六百有奇矣。前此無論卽本年二十四萬餘金。豈非各運按日而領計口而食。歲支一定之額哉。而無奈其遲不卽至。若置之也。值國家多事之際。關門控餉之時。臣豈敢忘東事而見拘一隅。但臣所請者。臣鎮應得之數。非妄覬額外。卽盡數全發。固於關門川黔毫無干涉也。至于民運。各有司痛癢不相關。甚且秦越視之。臣差官守催。祇以浚其怒而益其遲耳。曾不思甘鎮羌番雜居。人性獷悍。而輕犯法。倘一旦饑餓迫身。囂然喪其樂生之心。何事不有。將遂至不可言者矣。伏懇 聖慈垂憫。河西戰地。遠在天末。萬一卒然事起。拯救不及。邊外

住牧密邇。人情洶洶。勅下戶部。速將五年分題過未發年例銀。照數給發。六年分銀。按季蚤發。無復後時。以前欠銀。待充裕之日。徐爲補發。至於民運一項。除臣屢檄差官守催外。仍乞併勅戶部。嚴行布政司。轉行各府州縣。先將五年分民運銀兩。速行完解。帶徵年分。一併補解。無得仍前怠緩。則士卒有醜續之感。邊陲無意外之憂矣。臣無任懇祈激切待命之至。謹題請旨。奉聖旨。戶部知道。

戊辰六月念七日召對平臺記言

上命給事中黃承昊讀所奏疏。至太倉歲入若干。歲出若干。各鎮增餉太多。上召戶部臣家楨跪。上問是

實麼。臣家楨奏。前次召對。臣所面奏者。與黃承昊今日所奏。言詞雖異。大意相同。上問何以增他。臣家楨對。

祖宗朝。出數人數。原自相符。後國家承平日久。積貯克裕。神祖時。太倉積至七百餘萬。內帑復不記其數。因而看得財貨太輕。各鎮有事。便以增額來請。廟堂上見得太易。亦就許他。既經增後。遂便成例。年復一年。再不可減。年年有增。漸增漸多。積至今日。俱成額出之數。然

而額入仍是舊數。不會有增。所以入數不敷。出數承吳
奏對畢。四閣臣同跪稱。家楨有心計。堪任署戶部事。閣
臣復奏。戶部匱乏。關繫九邊安危。事例當歸戶部。上
反覆詳問。閣臣亦反覆詳對。上云。今後事例盡歸戶
部。閣臣謝。家楨復奏。臣部匱乏。東那西借。捉襟露肘。致
聖主焦勞。臣署事三月。食不下咽。前聖上允閣臣之
請。將事例銀兩。盡歸臣部。從此邊餉可以接濟。不至悞
事。臣不勝感戴。叩頭謝恩。叩頭者三。起復班。賜茶。後
上召戶部臣。家楨跪。上云。前已有旨褒嘉。今又閣臣
薦舉。閣臣傳。皇上褒嘉謝恩。臣。家楨奏。臣最不才。蒙

天語褒嘉。臣感四朝參養之恩。皇上特達之知。敢不
益加勉勵。臣不勝感戴。叩頭謝恩。又叩頭者三。臣。家楨
又奏。臣見。皇上望治之心甚急。臣將各邊單弱之狀。
備陳於。皇上之前。天顏甚霽。云。奏來。推御案。若欲
前狀。中官向前移案。上止之。扶御案立而傾聽。臣。家
楨奏。我國家承平二百年後。右文輕武。邊方人進學。做
秀才。不勝其榮。而指揮千百戶。視之甚輕。上開顏云。
秀才不勝其榮。臣。家楨對。只是我國家重文之意。因此
人皆競於習文。不習武事。而邊方武備全然廢弛。初聞
□□亦是小事。只該以本鎮軍馬錢糧。益以京師

可謂名特信華
之文非徒信之文自
不徒古之知大夫矣
不知兵者當文

武果相防仰

後生師亦首正法

法所習才難也故

陸路之禍亦為

實心

一法大識見

大本領

是真王道
真儒者

不聖言言

卷之三

承平必多往

積貯便可了事。一時廟堂上小題大做調動九邊之兵。九邊各簡精銳前赴遼東之急。好漢亦自有數。豈能多得。或被殺。或被擄。或戀厚糧。住在山海。或懼再調。中途作盜。不肯回家。連年徵調。光景都是如此。所以九邊精銳為之一空矣。不特無軍。併無馬。無盔甲。無器械。何也。徵調一番。揀好馬。揀好盔甲。好器械。送至遼東。初間發兵後。亦還急急買補。後來年年置造。缺少錢糧。亦就不能復補。九邊軍馬到遼東。何曾見一陣。何曾濟一事。上沉吟云。無盔甲。無器械。司馬前跪又奏。上云。整飭不得麼。臣家楨奏。天下無不可為之事。如何整飭不得。

臣見皇上諄諄望治甚切。臣胸中頗悉其事。安敢不直吐於皇上之前。皇上如此勵精。內外大小文武。孰非人臣。孰無願忠之心。從此一步一步實實做去。自有成效。臣見兵部尚書王在晉。邊情最是透徹。處置甚是得宜。邊方事與腹裏不同。若非身親經歷。談說終隔一層。王在晉着實洞達。□□□無足煩。聖慮在廷。諸臣皆足了此。天顏霽。臣家楨又奏。臣民部也。閭閻小民之苦。併邊方守戍之苦。臣再陳於皇上之前。上云。奏來。臣家楨奏。自有遼事以來。每年加派六百萬。今十年矣。豈不是六千萬了。皇上試想此六千萬從

何處得來盡是小民膏脂。以此思苦，不言可知矣。上云：加派是不得已。此時不得不加派。臣家楨又奏：臣再奏士卒守戍之苦。皇上試想沿邊敵人，所以不入犯內地者，非士卒守戍之力耶。上領之。又奏：邊方或三里一墩，或二里一墩，每墩或五人或三人。遇敵人犯，或放砲，或舉烟火，將官領兵出堵。然此輩小人，豈無疲倦，豈不飲食，敵出其不意，拉去，或戕殺其命，或賣在敵中為奴。性命不保。此等苦楚情狀，當在皇上天鑒之下。乃因臣部匱乏，或缺餉五六箇月，或至三十箇月，豈不是二年半。上問：三十箇月是那裏。臣對：是延綏。臣據起來問別部。

彼中撫臣揭帖。上云：爾部所司何事。臣對：臣部匱乏。前奏已明，因入數少而出數多，累年積欠至此。上命

崇禎戊辰七月十四日召對平臺記言

上問戶部督師奏新餉不要那爲舊餉支用臣家楨對臣部新餉舊餉分貯兩庫原不那借近因北直地方不
曾加派新餉州縣糴買遼米遼豆至動支舊餉宜扣新
餉抵還往日遼急而九邊緩故新餉用過舊餉可不必
清算近有口之事舊餉外解既少內帑又且匱乏不
得不用新餉扣還舊餉所以太倉銀庫見貯舊餉約六
萬兩新餉十四萬兩共計二十萬不敢輕發留以備口
口緩急之用此外再有解到不拘新舊當儘數發邊
上曰將新舊餉再奏來臣家楨又對關內關外有新餉

而無舊餉。薊密永昌天津新舊餉兼有。宣太有舊餉而無新餉。臣部以新餉發關外。以舊餉發宣大。至薊密等鎮有新發新。有舊發舊。聽各鎮自己酌量那移。新舊款項各自明白。上曰不差麼。臣家楨奏。臣所司錢糧絲毫不差。上另問。

崇禎戊辰七月二十六日召對平臺記言

上召戶兵二部。問兵餉何以冒濫至此。戶部侍郎王奏曰。兵餉冒濫已久。各邊有事。督撫累請添兵增餉。積弊已非一日。兵部尙書王在晉奏曰。國初有屯鹽之法。今俱久廢。所以日見餉多。上曰。屯鹽廢久。今兵與餉通不相似。臣鴻訓奏曰。屯鹽之法。卽古寓兵于農之意。伏乞皇上留意封疆。如太祖高皇帝立此良法。所以無虞不足。梁子璠精于屯政。前之不預巡方時。爲屯差御史。其法實實可行。上曰。兵還是這些兵。餉如何多了。臣在晉奏曰。國初設各衛所。軍之精者卽爲兵。軍

政今廢多有募兵故兵日增而餉自此多矣臣鴻訓奏
曰畢資屯自有兵軍不是兵臣標奏曰今軍與兵果分
爲兩事了臣上又命子璠讀前疏畢至老弱之人曾荷
戈而弗克臣上側耳躊躇曰荷戈者皆老弱如何不查
隨卽敕戶兵二部差廉幹司官挨年挨月查核具奏

跋

先司馬白通籍以迄予告敷歷中外三十年從無記室
一切章奏檄令書牘皆出一手稿滿鄴架殆可充棟當
理撫中州時寇氛正熾軍興旁午所轄兩直五省幅幘
旣廣責任尤重更值兵驕餉匱之秋調度機宜繁難倍
甚以故章奏尤多時余方在垂髫隨侍署中退食之暇
部署公務外猶課誦讀因取奏稿命余編次付梓題曰
總理奏議約計百餘篇甲申闖寇之變先司馬殉國
難長兄奉軒以擒僞令謀洩死於刑仲兄承軒被掠入
秦流離汧隴上余偕從子維坤扶持先淑人潛蹤避也

一室如懸磬矣。奏議原板亦殘缺不可收拾。苦無重鑄之力。徒切悲歎而已。茲承乏蘭陵。饒有良工精紙。爰取舊刻所存及篋中散失之餘。蒐而輯之。得總理十五疏。司農攝篆九疏。巡撫甘肅一疏。戶部時召對記言三則。彙爲一集。登之棗梨。用傳久遠。嗚呼。先司馬生平建樹。更僕未易悉數。司寇健庵徐公已備載列傳。附入史冊。然卽此諸疏中。忠君憂國之心。禦災捍患之畧。亦足見其梗槩矣。凡我後人。敬誦手澤。當知前人創業之難。費多少心血。不可不厚自勉勵。以期無墜先緒。是余所望也。



康熙辛未初夏男元烜盥沐叩識



吾祖諸孫九人。其得娛樂膝下。猶及朝夕。受提命者。獨坤一人耳。赴總理任時。坤甫五齡。已能記人事。長鬚抱送郊門。見控弦帶甲之士。連營數十里。鼓角喧闐。旌纛蔽空。邑父老子弟。觀者如堵。由今追憶。赫赫如前日也。其時羣寇披猖。兵荒洊告。剿撫綏輯。籌畫萬難。未及期年。心血枯瘁。而政府中樞。多所齟齬。遂以病請告歸。歸



